



萬一樓集卷三十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序

奉贈奚山范老師序

人之德福莫非取諸造化是故其參錯也若萬物然
予角者或去其齒兩足者或附其翼而角齒足翼又
燦然大小之不齊惟善取者則取其全而全之中又
各有差等故君子之取足於造化幸而全也至與不
至皆無慊矣然百之一二也不幸而有所未全則必



慎其所取取其大且要者取雖未盡以爲猶賢於彼
焉耳何者德性也福遇也性可自盡而遇不可必德
內也福外也內當自盡而外不必齊古今浩繁不容
盡數姑舉一二易見者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稱
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盜跖乾腸飲血老死牖下
而顏子庶幾聖人旣貧且天嗚呼是固皆有不幸矣
然孰爲要哉當其赫然侈然睥睨乎一世而取精於
萬物也豈惟齊景之徒自以爲榮雖天下亦慕之而
想望其風采也迨其無足稱也則回視聖賢始爲索

然而聞盜跖之名者唾之惟恐不蚤又不特無稱而
已而當世之有識者亦未始無所別白於其間然則
大且要而當取者果安在哉吾師奚山范先生姚人
也壯年馳驟英華期用於世而卒不一遇旣而棄去
外慕專心自養字畫文詞庶幾晉唐而衣食常患不
足資教學以自給其取諸造化可謂偏矣宜若人所
不堪也而先生無幾微見於顏面其殆慎所取而得
其要且大者與夫大且要者夫人未必能盡得也得
其一節不失爲有德之徒矣德旣在我安知福祉之

餘不一集哉古之以德獲福者不當其身則必發諸後先生老矣無子繼一子又遠行未有歸期所望以備諸福者將何恃哉不知造化之妙非人所測況要者在我雖不得彼自可無歎乎因序而歸之不惟用以壯先生之老志亦使取造化之偏者知所輕重而予亦因以自勵云

贈周西山尉繁昌序

乙丑

西山周君爲繁昌尉親知之客都下者謀贈於余予惟古之居官者雖言人人殊而大要不出清慎勤三

者五尺童子皆能誦之職有卑崇所不易也然竊考孔門之言志則有可疑者曾點脫略事爲惟欲與童子冠相從於春風沂水之樂宜若異於勤且慎矣而孔子之所與者卒在焉何者取其心體之和平而不以功利爲惡也夫刻勵以居官則疑於拘迫而不安是故必有和平之意而後可此聖人之深意也西山之居家也據雄履豐宜其操切會計晝夜籌策或有不暇顧超然若一無所事置園亭聚花木每與賓朋觴詠余早年偶入其門覩其珍聚知其不凡自後戚友

日密得察其深雖貌若朴俚而內實雍雍雖貲擅雄
巨而意殊坦坦推此以居官也固未必和平其心體
與孔門之高弟相上下豈其急功謀利拘迫於官箴
而不能自安者哉夫人之始進也孰不以清慎勤自
勵然而卒不可久則拘而不安也西山殆將進於是
矣夫居官有要而榮進有機尉卑官也祿薄而任輕
曾未足展騏驥之短步方今公道昭著仕路廓清
拔異超最有由尉而陟尹者是固不可必得也在西
山亦非覬望乎此者也而事有固然他日得邸報有
遷顯秩由尉者安知非西山耶繁昌府屬太平其別
駕則兩江壽公余與西山同係至戚受命方行不
以余言爲過也遂書以贈

贈明洲池年丈使邊歸省序

乙丑

士君子之有志於世也其所以豐原裕實藏其大用
者固爲有本而所以示精奕采究其大蘊者則未必
不得於歷履之周而延覽之博嘗怪司馬遷以父子
淵源博洽之學不能卽見其文采而必迨其徧歷遠
涉登九嶷而探禹穴始大進而成夫一家之言豈山

川之勝槩能默助於人哉歷履周而延覽博然後精采乘之以發彼文詞之士且然也況有志世用而以功名自期者哉明洲池年丈以八閩英蘊連捷藝場第進士而聽政於兵曹也少保楊公念邊務之重首舉爲使而又念其使之勞也使得便道歸省夫士君子抱用世之志莫不以第進士爲期況首被王命以有事而遂得以照耀於桑梓此人情之所甚榮者顧愚獨有深懼焉夫明洲生長閩粵以計偕始涉江至燕今又使邊地轉而南還經行幾千里其所歷履

之山川勝槩豈無並九嶷而爭禹穴者苟歷覽而還也一無所得使父兄閭里親戚交遊徒賞慕其榮進而已也不有愧於馬遷之流哉吾聞置至者不可加而器大者無不受明洲蘊精畜粹豐而且裕更文采表著舉而見之功業爲有餘用馬遷詞藻之流又何足數顧歷履延覽之中豈無出於平時聞見之所未及者卽民物之利病風氣之美惡山川之勝槩觸處有得胸中之運量又必有加於舊者非必藉此也必若是而歷履之遠不爲無益有志之士固以此自待

而亦以待人也 朝廷方舉館選之例與不與各視其志明洲已彈冠就選聞有是命忻然而止此其志豈無所重而然者夫意氣之投四海一轍偶爾彙進而復分隸一曹入則聯座出則聯騎議論契晤上下古今不啻如兄弟手足一旦握手凡我同曹俱各戀戀而愚遂僭爲之言由回贈處之意亦竊取夫昌黎之舊云

贈趙清廓年丈知鹽城序

乙丑

嘉靖乙丑得舉進士第者四百人而以禮經進者止

二十有六一時同進莫不忻忻相得而同經者以出於一門朝夕加數也故意氣尤篤旣而膠州趙清廓上海潘蘅渚二丈首膺 簡命出宰乃相與謀爲贈處之道以序則禮宜有言於清廓禮惟名公巨筆充滿京邑一言之得著龜華袞若愚者何足輕重顧由回相與臨別告語之意古今所不廢也敢辭謏陋竊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非爲已也以爲人也而所以仕者非爲人也以爲已也人民社稷責有攸寄豈曰榮身肥家一事之未盡則吾與有責焉耳是故早作夜

思孜孜而不息者凡爲吾君與吾民也然其心豈曰
吾君與民而已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一事未盡則吾
性爲與有虧是故以其爲己之實心而行爲人之實
政此則古之人所以身一出而掀揭之事業振古今
而不磨也後之仕者則異於是其偷且下姑置弗論
間知者亦孰不孜孜自勵然其心非曰吾君與
民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起聲譽陟崇階也如是則
爲人實爲己也而其所以爲此者又豈知吾性分
之當然哉曰必如是是可以耀當時誇後世也如是則

道雖爲己實爲人也夫以古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己
而以古人之所以爲己者爲人毫釐千里又何疑其
事業之不古也清廓出宰鹽城鹽城淮海名邑也夫
士君子叨第進士出宰名邑譬則行者發履之始孰
不蹈勵顧義利之原終身事業實託諸此以清廓之
純碩奇瑰其必爲古人而不囿於時俗誠不待知者
而後辯故敢告以爲己爲人之說而禮等行將各有
官守亦思以此自勵他日建立雖殊要能質諸古人
而無二則不唯同門之光而抑且增重於一榜一時

相見皆可無忤於今日苟徒曰名位而已也則雖履
崇據盛其事業之所就或古或今當必有辨之者固
非清廓之雅意亦豈吾徒之所以相畜者哉素不文
且佞以質諸同門具曰非迂也遂書以贈

贈丘肖林年丈知深州序

乙丑

始余業禮得月林丘公之文焉曰美哉雍雍乎其詞
藝之宗而禮經之奧者乎朝誦夕放惟以不得想見
其人爲恨旣而抱藝來京因得月林公之爲人焉咸
曰剛方果毅必以直道事人居諫垣幾年擊強扶正

毫不假借不幸家居柳下惠所謂焉往而不得者愚
又慨然興嘆惟不得以斯人與歸爲惜旣而叨對
大廷以禮經進者共二十六人而公子肖林在甲最
先愚惟公之雄文碩望聞其風者尚知興起其家學
之淵源必有不可及者其有子也固宜然公剛正之
名振動海內意其爲人必耿介嚴厲巖若泰山而峭
若鋒刃其子肖之必有不易近者顧溫溫言不出口
行不失步如處子然豈其懲若翁之齟齬故反其道
而然與抑亦浩然之氣本發於純粹之中若翁之所

以振動海內者亦以此得之而真能克肖者與夫古之君子養其正氣以挺立於天地之間非悻悻者比也故卽之也溫然若無所挾而發之也確然有不可易處則爲良士出則爲純臣在郡縣則爲循良在諫臺則爲忠鯁震疊之而專闡明肅之而執法調燮之而鼎鼐如此而得如此而失不以易其志以公之正直雖所養未得大究其不以此易其平生無疑在有志者無遠近莫不想望風采而義方庭訓一體膝下者顧反其道豈其然哉其粹養於理義之中而溫然

確然隨遇而發真能克肖若翁無疑茲固肖林之所以自名未可知也肖林授官得深州守同門者以重別共謂余言余不佞不敢多及姑以平日之所竊擬者申而問之雖然古之人固有父子克肖亦有相反者矣吾又安能以億見而取必於肖林哉姑以深州之治卜之而已抑古人有言知子者莫如父肖林之任必先歸省願以愚言爲質且申告曰 朝廷方剔姦用舊一新政治後進之士引領依歸山林之間未可以有子而長往也

贈化州守序

代作

士君子有志世用不患無見知之會而患無可知之
實不幸有其實而無其會自非弘毅之士未有不變
其志者迨其終之無所成就則不反其在我而曰上
之人不我知也嗚呼何其悖哉士君子懷珍握瑰固
未嘗不欲受知於人然在我者初不以之加損也幸
而我知則其志固得自遂不幸未遇其會則雖韜光
斂彩而在我可以自信沉升遲速若寒暑之序遷
而我無與卒之事久論明聲價終定非古弘毅之士

何足與此余鄉某先生夙抱奇偉以妙齡領鄉薦自
後養益純實蓋卓然有益於世用者余始計偕卽與
同事竊謂宮選廷對是皆所當首讓然予竟僥倖而
先生久不獲遇余竊自思此主司之失使余得典文
衡則若先生者必在首列自後予適承乏棘院而先
生又以事家居余固嘆先生之不偶而恨不得爲
朝廷進一良士也每與同事者惜之今年春余復叨
乏而先生尚在試列余竊自喜謂幾年夙願必在可
酬而竟無益於事嗚呼豈人之榮進信有冥冥者司

之而非人所能取必如此也夫以所養若先生以知先生若余以留意於先生若余遇矣而卒有未遇雖先生不爲余過而予實不能無愧於中者徹棘過訪意先生必有不釋然也而先生略無愠色勉就銓選則得今化州守 朝廷方重民牧州守在甲科必優列者始授先生就選主司第居異等卽授以是職是不可謂不知先生者余又過訪意先生必欣然也而略無喜色更竊思之以先生之所養失不愠得不喜無足疑者古所謂信其在我者非與懷握旣奇聲價

終定況今 朝政肅明仕路清廓超奇拔異由州守遷外臺者月二三人以先生之養得見之設施司銓衡者其能不加之意惜余不在其位不與引手焉耳然前旣不能必先生於文衡復以銓衡爲言不惟言者爲有慚色而聽之者亦孰以余爲信且先生胷中曾不以此少滯也夫復何說故於其行也聊爲弘毅之論以發其玗瑰而東坡方叔之感亦少見之言外使他日聲價旣定人或以此恕余之不明而余亦得以有詞於人云爾

贈楊正山叅羽林軍序

乙丑

人之生也不幸而無財與才亦不幸而多財與才不幸而無患者之病也不幸而多則賢者之病也正山楊君少負奇瑰先大夫楓溪公之初歌鹿鳴也一見卽歸以妹曰是能繼吾跡者旣入泮宮馳聲奮翥咸謂卽當遠到不幸少滯卽以貲入太學馳聲奮翥大司成六峯周公尤器之亦謂卽當遠到不幸少滯後以貲注銜經歷及選得今羽林衛昔蘇季子有言使秦有洛陽田二頃安能佩六國金印嗚呼使正山而不以多財其肯以貲授是職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爲信然矣夫以季子之才縱不處窮困必非久居人下一無表見者恐未必轟然振動六國也然自非季子古今之窮困者亦多矣其能皆轟然自振否也以正山之才使不處饒裕其所到縱未敢遠擬古人然或堅其德性益其文藝自入貲之外不能自取一官哉方今以科目盡天下士以奇瑰之器而自同於常品則多財累之耳然多財而無以自藉古今之厚積者多矣其能皆拜官近列否也吾固惜正山之累於

多財而猶幸其有不盡累者也雖然季子不累其才矣要其所就非惟不歸於聖賢而其身則亦不免則多才累之豈迫於窮困雖希世取寵亦不暇顧而致然與使爲秦者少能自慎卽未必轟然自振必不至不免於世然則爲秦者其亦幸而無財故爲能致用以自見其才其亦不幸而多才故不免過用以自速於累然則財之與才皆人所不可無而尤不可多非多之爲累而過用者多使之也羽林雄冠近倖亞於錦衣武弁之員不啻數百經歷獨以文職叅其中舉

動少不可人意物議乘之卽起居是職者其可無才然才不可過用也正山智術猷幹皆出人右故愚不患其無才也而患其用才之過有才而過用與無才等正山之入仕也旣以多財累其志矣其旣仕也豈容復以多才累其用哉懲厥始慎厥終端嚴靜一不以卑薄而隱直道不以辨博而輕武士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役其事我者兢兢焉若將弗勝惕惕焉若將或免所任雖輕隱然實有可重 朝廷方破格待天下奇士况 輦轂之下有或遺哉而復何以二項爲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憾哉辱戚未彼此相厚之道諛悅非正也故方以多財爲惜而復以多才爲規嗚呼此語賢者之道也

奉壽陳母馬老夫人七秩蟠桃圖詩序

丙寅

陳母馬安人七旬華誕季壻樓用禮甫繪王母蟠桃爲圖且求名賢題詠於至日稱壽囑余序諸首余惟古人愛敬其親長而寓言於神奇也不惟其物惟其意桃一物耳若干年而花若干年而實古人豈好爲是誕說哉歷歲久而成實艱者足爲長生之藥以喻閱歷深而諳味熟者足爲生民之藥石此寓言規諷

之意在其人之聽德也始夫人相夫子以進士起家自後掌武銓出下寮復起守大郡而歸老林泉也其間榮辱升沉態更千百旣而課諸子以三世科甲之箕裘而淹泮沉例或且化爲異物而畜羽者思奮而猶未遠舉也其間憂喜去來亦態更千百而夫人淡如也得如是失如是惟婦道母儀是率此其幽閒貞一固得之性而閱歷之久諳味之熟不特可爲藥石於閨門者是亦三千年之桃而今日所以有取云爾夫蟠桃三千年之說不可信要之珍奇之物出必間

世亦理之常陳氏累世簪纓今既少間而夫人儼然
長世盤錯根節以待其復茂吾見陳氏之桃其將又
實也已夫指物搜詞以發愛敬之忱者祝頌之道也
比物陳德以彰久大之懿者博雅之事也愚不文聊
以引其端云

永思集序

事親之道生則敬而養死則哀而思哀思之動也形
諸聲則爲哭泣之慘言詞之憾甚至有三年不言者
見諸身則爲擗踊衰麻苦塊之節斂葬饗祀繼述之

儀甚而跬步之不敢忘終身之不敢易非更僕能悉
伯風樓先生以風木之恨觸景遇物必見諸詩不踰
年累至成帙命曰永思集余偶讀之酸鼻側目不欲
終卷嗚呼先生可謂深於哀思者矣昔王魯直丁母
憂絕不作詩而梅聖俞寧陵之句或者譏其太早晉
孫綽不云乎敢冒諒闇之譏用申罔極之痛是或一
道也察於此可以識先生之心矣先生之詩略不求
工惟直寫其天性真所謂焦以殺者然此特形諸聲
者耳其見於身而措諸事又必有進於此者嗚呼此

人子之所不厭爲而亦人子之所不忍言也

送郡侯明菴徐公入

觀序 丁卯

郡侯徐明菴公之將入 觀也邑令梁君甫至入通
籍出卽謀所以獻行者於余夫令之與守屬最近令
欲行其志惟守是視梁君以名進士試宰百里所賴
以發其奇瑰者在公而公適榮馳宜有不能忍者顧
余謏薄何敢當命然披拂春風每先齊民正欲表其
區區則又有樂爲之詞者其敢自諱竊惟公之將來
任也風流文章政事之聲望已先襲人及至而不動

聲色城市有謳田野有歌江海有備而皆莫知其所
以然嘗挈予登大觀之堂履蓬萊之勝眺視廓井里
舍烟火輿楫居者行者耕者市者聚而散揖而讓者
顧余曰越之民其自愛若此余對之曰有愛之者故
民得以自愛公亦欣然而笑於戲斯民斯景熙熙春
臺之上將有操切激勵而終莫能得者況當此兵燹
多事之後而能一旦優游煦而育之使盜若春融勃
若風動此其能事有異常者矣顧曰越之民自愛也
又豈常情所能至哉蓋有無其善而自居者矣君子

曰是可以膺異典而宣大惠矣制三歲而覲寵錫課
督莫不有常今 聖天子當陽玉帛萬國此其首會
將必有異常之典以風勵四海而四方之利見者亦
必有異常之猷以獻其媚愛其或進公問何修而治
公起而對曰 皇上聖神越民自愛則 天子必目
公長者命書之冊而繼之以再三將有不容已於言
者縱所不問而公所以獻其異常者亦必有至論推
此一方之政以大惠天下然則茲行也公之所自負
與人之所望公者果何如哉夫覲而負善政者職述

其最故上有慶行繫其惠故下有思此恒典亦恒情
表懃道盛不乏名筆可無及也惟公之所自負與人
之所望公有出於恒情之外者愚雖不能言其所以
而事有固然僭爲發之聊以塞令之責而因得以申
吾鄙云爾若曰行李之光非所敢知也

學遊集序

俗以古詩文爲舉業之大忌豈其然哉夫理一而已
矣詩文舉業雖體格不同而理無二致性質所局則
有之未有善乎此而反妨於彼者愚鄙且惰少旣失

萬一樓集 卷三
學長又拘於俗忌其視詩文若臧獲之於樵牧尸祝
之於庖廚也自卒業南雍得文章辯體於書肆持歸
讀之不覺神怡自後稍稍學步雖不能造其藩籬而
舉業之疵類則因此益明然後覺俗忌之妄而悔其
用力之晚然其說迤相傳習不知何自而始夫亦志
青紫者利於捷徑恐爲彼妨功云爾世亦有不事詩
文而終身不偶者使以之彼此互進縱未脫穎豈無
小補哉愚旣少有覺悟而欲參大乘終未之能豈其
質之所局耶抑亦學之過時而然耶自入仕途旣脫

俗忌若可猛勵而奔走風塵反有不暇然後益知俗
忌之悞人而尚有不欲自畫者乃檢點舊藁於散失
中僅得若干篇爲一冊而名之曰學遊集皆諸生時
藁也藏之敝笥以驗自後更有寸進與否而爰綴數
語以告見輩始知俗忌之未必然云

贈錢使君序

蘭石錢使君之提舉黑井也潔已愛民修常剔蠹一
井賴之而撫院陳公按院劉公交章旌薦凡附井之
衆莫不歡欣奔走而士子尤甚紹學博阮君索贈於

余余惟陳劉二公望重海內華衮士林鼎鈞朝議一言足矣而顧求益於鄙陋豈流俗枯槁者之言反有加於當軸之名公哉意者諸士子無已之情欲詠歌其事以傳之無窮則余又非文章之士若曰當道之言惟誇獎其懿美而欲以余備藥石則不惟錢君之金玉無所容其鎚琢而流落枯槁之士荒鄙固陋原非可與數於他山之石者尤所不敢聞也顧黑井地屬定遠司縣實相唇齒而前此諸君意見不同反成矛盾者有之不才流落辱當道優容儉生此土多君

之愛事無大小莫不絃調味濟故窺伺者賴以少戢而余雖在枯槁中得以少譴罪累則不可不謂之相知宜諸士子之不能忘情也昔人有言天下事莫不成於同而敗於異藩籬旣剖四海一家況本相唇齒者而顧可以異心乘之使細微者得竊弄其中以敗乃公事吾二人不能長同事於茲土則茲土之民恐不能熙然無他慮余暫寓而已民亦何恃所恃者君也夫爲政患不能廉廉矣患無能廉且能矣患無識故凡當同而反自異者皆無識起之也方今時明士

萬一樓集 卷三
法何患不廉且能顧有識者十無八九以余之鄙陋
君且油然一體則君之識過人遠矣以此始以此終
人雖異不失我之同則豈惟一井賴之此固諸士子
所以致情於吾二人之意與則吾亦安能外諸士子
之情以願君也陳劉二公之章朝上於庭夕且風
行海內其所以重君者何在君必能自得之矣余何
言

萬一樓集卷三十二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贈磻嘉李令尹序

磻嘉陳生訪余於定遠爲其令尹太宇李君受知按
院縣之父老子弟皆踴躍稱壽欲余代之言也余惟
尹之難有二省刑寬斂悶若無爲下可以得乎民矣
而或難乎見知於上崇華飾薦赫然而聲仰可以得
乎上矣而或難乎見信於下磻嘉地莽民疎瘴厲滿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三
境夷流雜處爲尹之難甚於他邑李君何脩而使上下之交得若此也余屬李君知日接其容貌渾渾耳言詞恂恂耳語及民瘼吁吁耳寬省之實量有之所謂崇華飾薦似非其所長也而竟亦不遺知於上豈時清道泰上下之心同於爲民故公論自明而不窘於常時之所難與抑別有道與陳生歸偕爾友生父老稱觴於爾令尹之前其以余言質之使余言而信也不惟足爲令尹壽亦足爲世道慶如有他道幸亦以復余素習詹尹術將卜而居之也

贈鎮南楊七泉太守序

余始讀黃叔度傳怪其徒以虛言崇獎而初無據實竊疑史氏之文勝也及觀孔子扣用世之撰諸子爭相激昂各陳所能俱鑿鑿有據曾點惟以漫遊自許疑爲無實而孔子之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使得邦家則諸子之才固所不棄而首所推置者將不易矣然後知古人之所重固不在事爲之粗跡而益中溢外隱然自有至處范蔚宗雖非深知道者其傳叔度可謂得其杜德幾矣然終亦託之空言也韓淮陰伏

跨寄食甫任使卽罹譴典已爲大將且見侮敵人唯
蕭鄴侯以爲國士無雙而其言卒信夫淮陰一策士
耳未可比之子路且非鄴侯不能知也況其渾然真
至不在粗跡者哉宋玉有言始爲下里國中和者數
百人爲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
和者一二人夫古人之所重旣不在於粗迹而其所
以可重又非淺淺者所能識故惟得遇知己則龍泉
出匣驂騮展足大小必有所就而要以得其至者爲
貴余始入滇聞滇南守楊君之平生或曰博洽多聞

咳唾金玉君文人也或曰弛張繩法政出民安君良
吏也及遇之逆旅歡若故知每把袂怡然不能別別
去恍然如失者終日文人良吏似未爲得君之至使
今之世有蔚宗不知將何以傳之而更得依歸聖門
推致當道其所成立必不可量惜乎世未有知之者
徒以其可據者見許而余雖得其彷彿又無推致之
力相與長笑清歌反爲旁觀者所疑而已適侍御劉
見嵩公旌君最政學博何介君楊陳二生遠訪索贈
余唯侍御能知君哉君有赤之禮樂有求之藝有點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三
三
之大致以文知君知赤者也以吏知君知求者也諸君待之知點者且至矣

贈陳都叅序

文峯陳君之叅滇闡也廉能異常上下遠邇莫不傾心三年報政赫然稱最其拜在下風者往往遷職而君猶守舊綬同袍諸君謂余宜有言以張之余惟國家三考陟明取法唐虞以君所處未爲過曆且君不以此介幾微於胷中也夫何言嘗讀漢史指李廣之所以不侯者曰罪莫大於殺已降竊不然之夫殺

降誠天道之所不赦而古之至聖大賢亦有終身不遇者豈其所爲亦未必盡慊與而多行不韙舉足戾王者不少以此爲訓說易窮矣古之君子其爲善也非以期吾之遇也其不爲不善也非以畏吾之窮也吾盡吾分而其所不可知者付之適然而已夫滇僻在一隅蒞茲土者舊多寬平而一二年來偶尚操切習染成風訐人之不善以示已之長掩人之不見以快已之意此其用心之酷不啻乎殺已降而已也以君之廉吏滇者鮮並其潔宜其以廉而病人以君之

能吏滇者鮮謝其才宜其以能而病人以君之得上
間有可入宜其不無雌黃牝牡而溫如詢如賢者敬
而禮之不賢者矜而規之未嘗少萌疵瑕此尤常情
之所不可及者且廉者易刻能者易炫而君皆無之
故需遲一官豈司衡者加意於選方之風俗故多留
長者以爲之輔與況銓司之法原以久任爲優則君
之不以介於胸中無足怪者顧吾人之必於爲善而
不爲不善原非有爲善始善終不以宦成而或怠不
以遇垂而自阻此君之所優爲而凡吾同役茲土所

當共勉者僭用及之以張君之志云

別都參軍陳文峯序

余自釋褐與陳君拜官於銓曹或謂余曰此吳中名
士也余時奔忙風塵未暇括目及得罪至滇陳君猶
滯都幕一見握手如素有期者教訓左右匡余不逮
唯恐不至嗚呼余何得於陳君哉陳君之爲吏也持
廉秉公當道俱爲之嘖嘖榮進有未可量而余偃蹇
不登於士類顧余之視陳君也如覩鸞鳳而陳君亦
不以余爲鄙薄豈氣味之投自有所在耶陳君曾與

余並轡市過顧易貨者謂余曰鶴劔此方所尚然亦有過於鶴者卒不若鶴之易售也余曰此貨名者也遇貨實者當改價矣又謂余曰金石之爲寶一也登之廟廊則燁然增色余曰此人視之耳在金石之體初不加損也又謂余曰脗合莫如底蓋久未免齟齬余曰此形合者耳若夫銅山靈鐘雖遠猶相應也陳君欣然君賢聲滿滇五稔餘矣局於籍尚未得遷余得間將歸耕陳君曰得無忘今日乎願子遠圖且必有以教我余感君雅義渭城杯酒不忍徒盡而謂天下事有可以少喻也爰卽平日之所論議者不嫌瑣細次而歸之

四書程文選序

國家取士以文而每取士必錄其文之可程者固曰士之文也而實出於主司之手豈不以風檐寸晷卽魁梧蘊藉之士不能盡展其平生故必假重主司庶不忝於風示然與然歷三百年來理學日明文彩日盛墨卷之文往往萃於所錄然程文卒不可廢也墨卷傳不過百年程文有景泰年間所錄至今尚傳者

蓋嘗論之墨卷譬則士女也光彩動人程文則名家老媪芳姿拋謝而舉止動作歷歷可法墨卷譬則披麻皴也色相工密程文則大斧皴文入眼似拙而意象曲折玩味有不可窮者然則善學者將何取乎童子買舉業書得麻沙劉氏所刻四書程文余爲選其尤者懼鄙見不時叅以王晉庭秋元所選再加品酌共得百六十餘篇爲集蓋秋元積學有素兩經激賞其眼力正時故敢據爲準直然必竟有不能盡同者而大要不遠矣大抵讀程文者先意格略詞藻余雖言之亦何能盡在童子之自喻而已隆慶壬申孟夏之望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運甓編序

駱子放伏荒野日閉戶與童子講舉子業亦時爲舉子文且名其編曰運甓客見之謂曰士衡之運甓將致力於中原也子無意於天下矣而復以自擬何言與志之殊乎且子已蕉鹿魚兔而復爲筌蹄乎駱子曰然子以君子之自力皆以致用爲乎使士衡而無志於中原將遂阮籍稽康之徒是同乎夫士衡之所

習者勞也愚之所習亦勞也顧士衡以專愚以漫拋
書謝客之暇以爲尤賢於博飲故樂與童子從事若
景仰前哲卽乏雅道要不敢以是爲權輿也所慮者
藍不能出青則謂玄之尚白者將至故旣告客卽以
書之首簡固將以自省而亦使童子知此非學之本
業云編凡若干篇嗣後作者將以次入隆慶壬申孟
夏之朔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忤權冤忠錄序

士君子之公論在人事者有定有不定在人心者則

未嘗不定也何者士論之幸也則人事與人心而相
符其不幸也則是非之公能變於人事而卒不能變
於人心惟人心之不變則人事所在亦未有終於二
者特其遲速之不同焉耳故南京太常寺少卿夏公
某之忠義人所知也方世廟中興之時世道方在
太和而卒有不免固已可異及後羅塵雖釋彈迹
猶存身後二十餘年朝廷揚幽洗垢凡在冤抑者
無不晉獲褒嘉而獨不逮公何公論之不幸至此耶
嗚呼事固有然者矣昔韓淮陰以蓋世之勲遇漢高

爲主以蕭鄼侯爲相其帶礪豈無足保者而藏弓之
悔至謂其欲爲不軌者內應夫以淮陰之英武卓識
不惑志於蒯徹鼎足之說而顧欲逞於赤符當陽之
會哉此固有必不然者矣然自此獄一成則不惟終
漢之世莫爲之白而萬世之下亦莫有能改其喙者
蓋執其形之可疑而誣以理之所有日復一日又誰
者曾居淮陰之側真見其行事而能白其心哉夫
以鄼侯之休休初非妒功嫉能者而況淮陰又出其
轂中何甘心至此其爲主之心至而不虞其過也夫

天下已定矣餘無足慮矣獨淮陰百戰百勝非諸臣
所能當萬有他志未可高枕無罪而及之又將使吾
君有薄功臣之名故寧負信而不欲使吾君有側席
之意寧使信有悖逆之名而不欲使吾君蒙難與共
安樂之議此其事誠左而其心則亦有無聊者也方
世廟中興之際大禮未定之先當事諸臣以一二
疎遠回滿朝之議凜凜乎出百死得一生非世廟
之獨斷將有不知其所終者故其後聖孝雖伸典
章雖正而瞻前顧後惟恐有乘其隙而間之者而公

萬一樓集 卷三
於當時尤爲赤幟是故責公以不焚諫草之義穢公以亦爲烏喙之說使必不得自白庶異議者不敢復作此固鄴侯爲主之心也寧知伯夷叔齊詆武王爲不孝不忠太公不過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而已然二子者不惟無損於周而實爲周之光時當事者不法太公而法鄴侯此公之所以不幸公固不以此戚戚於九泉而孝子慈孫之心則有不能一日釋者矣公嗣子某痛公寃之不自集其先後奏疏并諸乞及諸司文移爲錄其用意遠矣比尹吾暨以愚粗聞公之風者授爲之序嗚呼士君子之公論豈必書黃麻紫誥而後爲定哉今天下仰公之名若山斗而嗣子之尹吾邑也允稱循良識不識皆慶公之有後非公忠義之在人心能爾耶行且待之未有人事而能違夫人心者也

昭忠錄序

今 皇帝卽位之三年贈故南京太常寺少卿夏公良勝爲太常寺卿先是公以言忤當道當道者激先帝怒謫戍竟死戍所後雖 恩詔屢覃尚未有特

及公者公子今吾邑侯念東力請之有司尚有難之者侯於是集公先後奏疏并諸司文移爲寃忠錄至是復有爲之請而 恩贈及焉侯復琰 玉音及諸司奏請之文爲昭忠錄君子不惟慶公之忠義獲鑒於 上而且頌侯之孝爲能致 上之鑒嗚呼公之忠義一也在 先帝時則若是之否逢今 皇帝則若是之榮使 先帝之鑒公也亦若今 皇帝則其榮遇豈惟爵命而已然非歲寒無以見松栢卽事業之燠灼其忠義之名能振揭於海內若今日否也使

今 皇帝卽位當事諸臣卽爲奏請則吾侯亦不必哀號激烈若是雖仁愛之切又何以自見故人徒知公之忠義獲鑒於今 上爲榮而不知其未孚於先帝乃所以成其忠義之名徒知白公忠義者爲有司之良而不知擠排而遲抑之者乃所以顯公父子忠孝之實也嗚呼察於此也則世故之不齊皆可付之一笑而是錄雖不作可也然非此二錄則尚論者又何稽乎愚始讀寃忠錄未知其有是也序之尚懷不平及得是錄不覺躍然復僭書之隆慶六年春二

月諸暨駱問禮序

橫山黃氏重修族譜序

古謂聖賢將相無種竊嘗疑之商道式微復有孔子孔子已盛復生子思太史公疑項羽爲舜苗裔新莽之亂盜名號者紛紛而光復漢業者卒歸帝胄若此者何與然堯舜之子爲朱均漢高提三尺劍爲帝衛青人奴卒爲列侯吾以吾之說而彼以彼之說則卒有不可一者若竊觀天下之物而究其大凡則固以有種爲勝特不可以此爲訓蓋懼人之自諉焉爾何

者李無桃實榴無杏花松之實不能華杉而豹不育虎鳧不伏鴈此猶異品也至於麥有大小梁有黃白魚之魴鯉鳧之大小雖百產而不能以彼爲此惟以地利天時人事之不齊而盛衰則有之其他若橘爲枳蛇爲雉之類雖非其常亦有定變使其無種則皆胡爲而然哉人者萬物之靈雖同得天地之秀其自強之道固存乎人而遺體習氣各以族類恐亦理之所有者特其盛衰乘乎所遇譬則稼穡人力未至則美種固有時而歉收若其天時地利之同則人力之

施必有易於常者矣考之邑乘吾暨族望之舊莫有過於相門之王橫山之黃者而黃爲尤懿語其可述之大者若望烟樓仁壽莊贖人而來金甲之賜養母而獲旣育之視行義文章科名之盛縷縷莫罄非古聖賢將相之種能然乎逮入我朝雖行誼文學無改於舊而科名少替識者惑焉愚謂種之美者不能無歎收逮獲其常視他種必倍此天之未定實理之可必者況今行誼文章未嘗少衰於前飫膏粱而待碩大負鎡基而擇疆界方易易爾黃氏族譜自宋以

來凡經數脩其初崇安公開所自述其後則金華蘇公伯衡宋公濂黃公潛及邑人黃公鄰張公辰俞公佃陳公洙諸皆名筆序之詳矣今其賢裔儲郡伯壘儲中含道中暨諸昆玉復續脩之而以秋元應辰秉其筆旣成屬愚序愚適脩寒族譜考其凡例有不能盡合者亦各行其志而已夫譜以紀實能紀其實縱橫顛倒無所不可郡伯諸昆玉皆稔於文者良得之矣獨覽其世敘而不能無餘羨焉因爲種說以致其意若必欲考兩家譜例以歸於一則固未之及也

奉賀邑祭酒一泉陳公序

國家致治惟政教二者而二者之中大率政爲實而教爲虛何者一日無政則民無所措手足教雖化民成俗之首務然 國家以文取士故設教者多先文後實而士恃此以進身其有志者固不待教其無志者雖教之不刑然則非教之虛勢使之也而間有致詳於其實者反以爲迂濶而抵掌竊笑之非好古篤行真以教化爲已任者孰能敦本尚實使與政事相表裏哉若吾一泉陳公蓋進於是矣公溫溫雅飭吐

詞若不出口而確有定論不少詭隨於人望之皆知其爲有德者儒學寒官由古不以此觀人之廉而公洗削謝絕不染一塵爲詩文典則明瑩不以艱深先人固以得教人之本矣其作率門下士則務以躬行實踐爲要陳設科條品題黑白井然有常不特課其文而已也故士無少長無不興起悅服夫以政之不容不實且有苟具文爲以飾一時之耳目者以公所處可以隨時而獨能尅勵尚行必崇其實率此道也使授之以政其肯有一毫之不至哉侍御謝公觀風

於浙權衡人物不爽毫釐而首許者公在焉同寅諸公暨門下士喜爲公壽而索言於愚愚惟公之教行矣行將蒞政故著其說如此庶後之考政者將以愚爲知言云

南雍聚樂序

戊辰

此嘉靖己未冬余卒業南雍時相與友也列無序惟所書同年友與故相知者弗書熟也同在歷者止此矣在監者不能盡載載其同堂與最密者耳時值嚴寒且冬至齋習假日爲多余入監甫月而隨群逐隊

得相雍容者僅十餘晨逮歷京畿道則鎖院叢居清朝良夜促席高談雖四海九州一時萍遇而情聯義契儼若家人誠爲樂聚時謀彙刻爲錄弗果而散今幾十年偶檢此冊撫視緬懷聚散升沉室邇人遠有無窮之感嗚呼人心不同好惡殊趣況以余之不類動輒可憎安知若而人者俱無遐心而乃眷眷若此顧鄙陋之私樂就模範可法者師可鑒者遠昔雖不無皁白而離索旣久觸景懷舊有惟見其可慕而圖晤之無由者雖雲泥勢隔不暇計也容知其弗余邇

萬一林集 卷三十三 五
哉雖然向微是冊余之所忘者亦已多矣則是冊之
存夫亦有不可已也冊舊更錄之附此隆慶元年仲
夏之望諸暨駱問禮書於丹陽舟中

贈梅臯蔡寅丈擢守大理序

梅臯蔡大夫擢守大理戒行同寅諸大夫送之郊愚
從大夫後僭爲言夫大夫司繕曹幾三年於此矣大
司空自貞菴曹公洛南陳公元洲張公暨今對山林
公少司空自遠峯汪公幼海董公暨今鳳竹徐公莫
不器而重之每事必曰問蔡正郎云大率大夫之爲

政廉直有猷其興作用一木一竹若出已有而諸所
建置井然不可槩之尋常蓋大夫歷州郡久堅忍習
服何啻百鍊宜有然者夫用大者置巨遷宜得善地
而方其內徙旣在諸曹末今出守又屬萬里外在人
情不無他念而大夫無幾微介於胷中俛焉惟思盡
職茲且欣欣然冒炎蒸涉山海了無難色所謂真知
輕重者非耶夫官至郡守橫金專城何擇遠近且桑
弧蓬矢男子曾事事矣顧與大夫同起家者內則
覲冕列戟外則開府分闡莫不蒸蒸而大夫方分符

一鄙干將莫耶不以割犧牲紫繒素鞞不以簠璋璧
而千里之駒不服下澤豈惟用物者當有鑒卽物亦
當自審也夫滇雲西南極邊而大理則滇雲懿郡據
六詔之中不惟蒼山洱海秀甲一方而聲名文物中
原都會未之或先也且前守政考異等安綏蕃緝回
視隣域穢敝叢興而警楚百出者不啻天壤謂當道
者涼大夫故麾之外鄙則滇亦多郡而胡獨授之以
懿地若謂借大用以和遠方則不以投之穢敝警楚
之區使盤錯得藉夫利器而乃納之中原所未必過

之地豈將使大夫臥治之耶此其意必有不偶然者
矣夫事豈無偶而值者在泛然者斯無惑也今冢宰
前司空也其知大夫深矣相知之深而其所授地乃
疑於知不知之間在他人不能遽測在大夫則可自
審必審其意於始而後之所到可以無負漫與而漫
爲之卽優於職非所以語於知己之深也大夫其謂
何諸同寅奉觴以進大夫肅然曰吾濟之矣顧諸公
所遇雖各不齊要必有以也願亦以處遂各書而歸
之

萬一林集 卷三十一
豫賀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肖泉林公七旬壽辰

序 代徐鳳竹公作

肖泉林公自南京工部尚書遷禮部致仕不幾易歲
公冢嗣對山亦以工部尚書遷嗣公位而愚忝爲工
部貳公是年六十有九明年爲七旬夫人長公一歲
則已當其旬矣先是對山公圖便歸稱觴不得而仲
氏仲山使君適逡 朝南過對山公喜動於色曰盍
便歸寧吾親乎則使君出京時已陳情當道得其間
矣愚忝對山公年末且辱寮後又辱與使君同事江

右則通家晚進莫有幸於愚者於使君之行不能不
揚眉而附頌也乃謀其說於司屬或曰昔公掌邦事
于茲節浮謹度至今爲式而今尚書復藉以世濟之
休益振舊績豈惟公私之利列職者尤賴焉以職事
頌宜莫先於此者或曰其然乎公世官玉堂才宏望
鬱卑丙魏而偪周傅然猶未盡其用也以其箕裘付
今尚書公行且入秉鈞衡措四海於仁壽而聚百福
於 皇極則公之大用方有所待以世業頌宜莫先
於此者或曰又其然乎自古父子兄弟爲公卿者指

不數屈而公不惟有子也父文安兄康懿其他執簡綏纓聯袂而趨者不暇悉數莫不負崇抱頤保有榮名方公之斂圭璋鞘于莫而襲鞬之也罔不曰 聖天子未能終舍公也其尚慎之而茲且當授几杖賜安車則昔之所斂鞘者已保萬全終可以無愧色於文安康懿矣以世德頌宜莫先於此者或者又曰世之昌也莫不有世家大族秉光宣哲智安力攘如雷霆之震烈如風雨之疾迅者以佐天子振揚大化之威靈亦莫不有世家大族秉光宣哲靜維默運如五

嶽之鎮重如四時之潛移者以佐天子保蘊大化之和氣而保蘊之功於振揚尤多蓋保蘊以靜振揚以動振揚必俟當路保蘊則無間於行藏我 朝功名之盛公族之外莫如靈寶之許然許氏之功名多起於邊陲而其用在動意者天其以許氏厚 國家之振揚而以林氏厚 國家之保蘊乎天之厚我 國家者無窮則所以厚林氏者無艾而公之福未可以常情測也以世輔頌宜莫有先於此者愚不欲執其前後也他日使君行對山公奉詞諄諄懿哉皆忠孝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三 九
之謨也以愚通家俾聞其緒遂次所謀於司屬者而
竊附之思以侑一觴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四

序

贈駕部馬映臺寅丈考績北上序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映臺馬公由分宜令遷曹留兵人莫不曰以所蒞邑
者蒞曹當必有異政適大司馬清渠劉公壯猷斂策
懷奇者爭自獻致而映臺日惟默默始主武庫職在
督學督學之外似無能也既副車駕職在班騎班騎
之外似無能也兩攝曹務循故事而已故事之外如

弗知也或者謂映臺無所可否既而獻可否者功未
悉奏而映臺所職莫不章陳實飭以士則蒸蒸飽韜
吐略鞭駿而樹鏃可以備將帥之選者比比以騎則
雲羣錦布市不取盈而行伍充足駕務重在衛卒貢
驢衛卒幾二十年不更老胥亦忘其典章驢政利害
蝟興而映臺從容不數日咸運之掌人始知映臺非
無可否者一日選騎愚適過之戲曰公選騎能談騎
乎應聲曰騎亦何談夫騎之上者必駕百鈞馳千里
而後見若輕駕而近致之與凡騎等爾愚曰然近督

造兵得劍說亦若此夫劍之良者遇盤根錯節固解
遇朽脆亦解然用力則殊矣使以刃盤錯者而刃朽
脆能無傷乎映臺顧肯而笑未幾清渠劉公得告歸
大宗伯對山林公署部未久而晉菴戴公來爲大司
馬映臺以庫駕二曹通滿三載績得考入質于朝
同舍諸公謂愚宜有言以贈夫愚何足以贈映臺顧
曾與論騎劍矣映臺之考績也由大宗伯及今大司
馬而御史大夫而冢宰莫不稱最固矣其所稱最果
輕駕近致而刃朽脆者乎抑亦駕百鈞馳千里而刃

盤錯者乎夫 聖朝並建兩都張官置吏固無彼此而大率以南曹爲養資積望之地故雖不欲使之偷惰無爲而亦不責以罄精殫力謹常務不墮成憲足以重根本矣苟使矜其智能躑躑自喜必攄吾所蘊而後已 是驕驕汗血於輕車而龍泉勵鋸於摧朽其取誚反不下於偷惰者然則其所稱最之意端可見矣以是入質於 朝所評而報何獨不然哉映臺行矣映臺曰言盡於是而已乎余之談騎猶有進於此者二衛士聯騎跨黃者曰此騎一日千里惜無其會耳跨驪者亦云明日俱得邊命跨黃者縱轡追風而驪騎蹭蹬終日不過百里吾子得無塵鑑于驪黃耶愚曰否鸞刀與干將同斷韋然鸞刀力而干將暇吾觀於其暇也映臺行矣至京師遇善說劍者請以愚言質之而愚則將逃衛士之鞞何者乘其未之有邊命也

壽我泉程公七十序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新安我泉程公今武庫大夫程震伯翁也壽屆七旬諸大夫

與震伯遊者謀馳使往壽而屬其言於駱生問禮禮也不文辱通家後敢無詞夫世之以言壽人者禮知之矣本其素履之令徵其算祉之繁而復佐之以可喜可玩諸福之物陳之堂除以薦觴稱慶是亦事之不可必得而俗之傳以爲榮者也今之壽公也其奚以哉新安多世家大俗而務以美善相砥亢其下者齋輕實不遠千里走都會伺時棄取蕃息積聚不至埒陶朱猗頓不已而上者乘時策勳高車駟馬誇耀閭里其又則沉醉典籍兼以他善技要在稱雄一邦

其不爾者共嗤以爲大蠹而公皆漠然不以入于其懷固嘗遊藝苑待公車每爲有司物色要非其素所鵠視而農畔之者故卒爲棄井而震伯能就外傳卽使之走事東郭鄒公荆川唐公及沃洲呂公緒山錢公輩每曰我德薄不足學此皆海內名公也使爾學之無成卽博洽如班馬富貴如趙孟終非我志故震伯雖早致青雲策功沐澤以至蹶而復振皆非其所忻戚而孜孜然期其必致者獨有所在夫公之所素期者旣有所在使壽之者徒勦夫世俗之說而佐以

玩好卽燁然觀聽公將目攝之矣惟有道令子之所
至因曰幸哉有子如此庶足以少動其色笑然知子
惟父卽察友之深交或未能過乎家庭之熟察是對
楚客而道雲夢之沃也而外是又更無足爲公道者
震伯違公而修宦業又幾年矣前此勿言自歷本兵
大司馬清渠劉公壯猷宣力不得程正郎箸筆不敢
下而大宗伯對山林公繼署司馬事其重震伯亦不
在劉公後留務本兵爲繁利害倚伏同事者可否或
不能相入而震伯兼濟其味非深有所得其何能然

且劉林二公負當世望卽震伯前所師事四公也震
伯見重於二公而謂其無得于四公者否矣非素安
其學而不叛必其新有所至無疑也至日公開筵親
友畢聚舉觴稱慶必不少悉公素履之令祈公算社
之繁并佐以可喜可玩諸福之物者使人去其殿諸
賓後敬洗一觴跽而進曰竊祿南都通家諸小子以
職事之守不得執役庭階謹遣牛馬走頌百歲壽無
他詞惟令子不叛於學或新有所至公有不欣然進
使者更留諸賓暢飲而罷吾不信也其或私使者詢

誰所致詞幸毋曰諸暨駱生使公噴飯且曰何物孺子能見吾杜德機云

壽御史大夫讓溪游公七旬序

古大夫七十而致仕然亦有過此始入官者何與君子曰夫禮言其大凡爾德艱致用未老而廢道堪經世彌老益壯非干進也經世之具在我人自有不得而舍之者爾豈惟上世漢趙充國馬援皆以老將成功唐張柬之宋文彥博以老相輔治廉將軍善飯非遺尿之讒則趙之爲趙尚未可知是以古之君子方

其出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學若其處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仕不敢忘學故其用無不純而人或舍我亦不至於無聊不敢忘仕故其躬已也愈厚而人或用我即可執此以往後世此義不明偶一得謝自以爲與世終違矣上者召賓朋下者問田宅故世終不得而賴之彼固自棄其賴之之具爾御史大夫讓溪游公自入仕途風采卽炳海內而勵名謹節未嘗忘學及其功在社稷瞻具廊廟驅飯車而避高蹊也表率鄉閭薰陶後進燁然紀法如在政

萬一樓集 卷三十四
府其躬已誠厚矣特其中有以自樂似無復有意於天下者今年壽屆七旬公弟比部大夫一川子以稱觴之不得親也問言於同年友駱生駱生惟 聖天子冲年御極保大定衡雖夔龍濟濟而 加意耆舊則終有不能舍公者公將引年乞身曰臣壯且不如人今老矣願終休德與抑投袂而起捧檄而趨忘身之老也義先社稷與夫老成人所係匪細也充國用而漢強廉頗廢而趙替醫折肱者國手松偃蓋者殿材今邊鄙多事將相俱重樂已忘世在僻士則可若古大臣恐有不能盡無情者因爲著其說如此且古有老成則問制越國生舊辱公愛每侍談古今成敗國家利弊及士君子進退數語盡晰退而心醉未有不終日也愧小子不能承長者教以至於此敢曰補公所須聊以此代問公或不忘舊日當必有復我者固所願奉以周旋也

贈程宇和大夫擢守雲南序

古今言治不越乎質文二者民質則示之以文民文則示之以質而大要以質爲本以文爲用記有之虞

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或者猶謂非孔子之言謂夫文與質彬彬相麗而始足以成治質不勝文而至于敝必非湯武彰信執兢至誠動物之道或者其末世則然蓋其流所至漢儒不察徒泥孔子郁郁之嘆爲是說耳愚意古記之言雖於虞夏商周之際或者過于抑揚而意在崇本尚實要亦有未盡舛者我朝廷以忠信紀綱平治天下文質良可謂彬彬而數十年來文漸勝質不惟上之所以風世者爲然而

下之所以從上之化者不啻影響獨遐荒僻鄙其民之耳目未嘗染中國浮華不急之態雖不無巧飾者側於其間而大率敦本尚實之意爲多顧爲治者不察厭其不文也每欲以中國之華易之嗚呼木之茂者濃陰艷彩非不燁然而精華旣泄或至不足以傲霜雪丹漆雕几寧不奪目而渾堅任壽獨有所在布帛菽粟之粗糲似未若衣錦而羞珍及其宜于日用不可以同年而語也顧欲以此而易彼耶是慕虞夏之治而崇殷周之末務吾未見其得寡怨之道也今

年 朝廷以我武庫程大夫爲雲南守夫雲南固海
內一都會而遠麗一隅竊嘗問其俗雖金錫丹石齒
角珍奇等產甲於中州而民稀用儉猶未盡瀦其質
所謂敦本尚實者殊爲近之大夫華實並茂良彬彬
之君子固曾遍歷中外而未嘗專制一方今者得制
之矣而復得敦本尚實之民與之從事撥叢緝警與
凡諸所修措皆大夫餘事愚欲大夫斂其文彩而一
率之以質直使西南一區終寡于怨也故從諸大夫
後捧幣以慶而復僭爲之說如此夫天下之勢未有
極而不返者今天下之文極矣 聖天子方反虞夏
之質聞有能敦其道者必將 召而授之柄以風天
下非大夫其孰能承之愚不佞謹拭目以俟

奉贈績溪令葵心陳公兩院交獎序

晉江葵心陳公以名進士尹績溪不三月而政行侍
御清戎任丘田公巡江泰州蔣公廉其實交旌之其
佐鄺仲玉余戚友也索言薦觴余不佞少文且未同
而言也能不自赧顧幸從諸大夫後聞諸當道數畿
內賢令指方屈卽及公耳熱心慕每念不知作何狀

至此而仲玉書月必再至未有不道公懿用嘉猷者
雖公未必知余而余蓋已神交于左右矣第愧識荆
無間不意仲玉肯以是下問正通名之會而敢故引
避以自外於知己之列哉竊聞之政貴保終尤在始
作夫善作者未必善成保終信所不易然事惟始作
也簡則其將畢也巨未有始無善譽而能懋其績于
後者原泉之出也混混乎雷注而星躍故溷澹萬里
必至於海而後已龍泉之所擊無不裂者其出匣也
顏色自別神駒負千鈞馳九有而不泛駕方轉轂必

有異步勢則然耳余交公鄉人多更詳公素履少孤
事王太夫人董太夫人馬至孝每曰必效尺寸以報
罔極是公之矢志雅非一日宜其作用有不待終朝
而流光宣譽出於尋常什伯者未究其終觀其始弗
替厥始圖其終惜余潦倒方圖歸山無能爲公執鞭
異日對村童野叟詫公成業且曰吾蓋得之於蓓蕾
矣將以仲玉氏爲證而公克終令德以酬知己不惟
在二侍御仲玉倘嗣有以教我寧啻獲拱壁已也

贈張繹菴武庫得告養母序

武庫郎張繹菴以進士起家爲太常博士不二年值
朝廷覃恩贈其父如其官封其母太孺人鄉人榮
之博士例得轉授風憲秩且滿譽籍甚轉屆期矣以
太孺人不習北居具章請南白之當道當道者鑒其
意卽爲改授今官故人皆以獻納要地不得繹菴爲
惜而不知繹菴已先爲之地矣及來南太孺人又不
習南居復具章請假白之大司馬大司馬者滄洲晉
菴戴公也素長者鑒其意卽爲處間令得將太孺人
歸且戒之速來來不閱月思太孺人不置復具章請

養於是大司馬難之諸寮難之繹菴職督武學師及
諸生尤難之繹菴愀然曰士患不遇今大司馬政持
大體舉動可法寮友師師咸出肺肝諸學士烝烝敏
行敬業而學博士技傳又足以匡吾不逮誠百年之
遇 聖天子勵精於上卽輿隸無不奮躍況叨一命
更值此良遇也獨無情哉顧吾母早寡艱難百狀撫
育不肖以至今日不肖與吾母誠更相爲命吾母歸
且疾方寸隨之矣竊計犬馬之年吾母幸百歲出報
天子尚爲有日且養不在祿吾母意也章遂上下

該省議報可辭大司馬戒行諸寮暨師生餞之郊職方郎駱問禮以年之序主行爵引滿進曰張君知輕重哉夫士君子抱道於世出與處而已出則事君處則事親二者勢不容並行而情則不能相忘道則不可偏廢夫以不能忘之情不可廢之道而乘之以不容並之勢其將奈何故君子審其輕重而已道重於出君子不得懷親以後其君道重於處君子不得徇君以遺其親太孺人老旁無兄弟子且幼未可託當此之時所重者良在於親然非遽忘吾君也天佑善

人嗣此而太孺人年雖高益強健善飯子漸長可託以養 國家需才除書在門情當有以事而遷者君欲得臣之力也則先卹其私臣得私君之恩也則不忘其報然則張君歸承太孺人歡其有餘力將安用之 國家承平日久腹心元氣前人指其病而至今益甚運道爲梗邊關歲戒智士借筮卒無定籌其他且不暇論也張君在武庫與多士講武略莫不欣欣感動大司馬稱之曰能平生雅好唐音晉帖與人交不苟合尤不喜黨時流鈞奇博譽若其孝事太孺人

良本天性知不知器重而厚望之今其仕也不忘所以處逮其處也詎不念所以出哉請盡此爵以毋忘今日也張君置實於是諸寮俱洗爵以進曰夫駱子者之言則何如張君曰敬受教矣荷諸君惠得邀此大福於朝廷也敢以歲月爲玩先此諸生謀所以光行李者於其師繹菴聞而力止之於是諸寮謂不可槩缺職方郎業已有言遂次諸簡相與更爵而別

送駕部史大夫出守廉州序

史禹門大夫自駕部擢守廉州客謂職方郎曰以大

夫之素出守宜得善地顧廉州哉雖然馬能爲騏驥不能必人之必以服象輅劍能爲干莫不能必人之必以參禁衛人能長者不能必人之授以要職而納之美地且君子之仕也以自便乎抑以自用也如以自便也卽美郡未足如以自用則廉固其所矣子未見夫物用乎珍彩奇玩寒不可爲衣而飢不可爲食然純袴孺夫寶匣而什襲之至於布粟惟其不棄於地而已而民生日用不能須臾舍吾見廉之民寒得所以衣而飢得所以食矣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公薄

廉州乎夫廉故合浦郡孟嘗爲二千石循良之聲不以少減於山東諸郡矧今 朝廷加意嶺表慎擇方面銓曹所擬不當 上意至或報罷以故當事諸臣益嚴重不敢輕擬大夫自起家爲縣令更歷諸曹莫不著奇積最故擇而用之正以展騏驥之遠步而見龍泉之銳鍔爲大夫者患不爲孟嘗不患非上郡也客又曰夫廉邊夷而多盜自古語治者子產謂太上以德次莫如猛故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而班定遠語塞外士卒以至察爲戒夫三子者皆人傑且其語各

有徵矣從武侯之道則宜猛從定遠之道則宜寬擇所適從而時出之在大夫而已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夫五方之民風氣不同其性則一成都故蠶叢之區耳文翁一振而文教日興至今人才之出甲於中國嶺海聲明文物燁然出色而廉猶落落豈孟嘗之道固未齊於文翁耶 國家致治二百餘年富而教之無間遠邇顧奉行諸臣亦有未盡然者大夫敦倫重義非法律細吏也率孟嘗文翁之事而兼脩焉吾見廉之民且彬彬然登於至理猛將何施而奚寬之足

萬一樓集 卷三十四
云也職方郎素知大夫及來同官益相習大夫事暇必過職方職方郎暇必過大夫有大政必訂可而後行故客論及之大夫行同官諸大夫謀爲贈且聞之大司馬曰大夫愛人無賢不肖而尤善職方郎言非職方郎不可顧不佞寡文且送人之郡多矣更送大夫得無爲鬼所擲揄然大夫馬首南職方榻亦虬虬矣卽古相知者天涯比鄰一時詎能默默援舉所對客者從諸大夫請正以塞大司馬之命而因以索所處云

奉賀樂軒曹翁夫婦齊壽序

樂軒翁者寮友曹駕部大父也自幼業儒舉於有司久不得志後有司重之復徵以散職鄉人咸搖掌曰是長者寧肯爲此翁顧曰獨非 朝廷命耶欣然就之且執事惟恪而訓其子姓則曰此非汝輩事也日爲延致師友不惜貲費自後駕部尊公伯仲先後以儒有聲燕鹿鳴與祭菜燁然士夫間翁遂謝事專意儒術然而善經理家轉裕好義樂施鄉里識不識稱長者而子姓益蒸蒸駕部旣致身青雲其他麟翔鵠

侍抱藝待舉者指非一屈而翁與孺人蕭皆壽考強
健駕部來官留曹去其鄉數千里每歲必遣人爲翁
與孺人壽道旣遠衙舍且蕭蕭則遣人惟赤手賫寸
牋報平安耳而翁欣欣詢駕部動定得其善狀及所
交游多良士則喜而可知呼其他子若孫語以自慶
公初度在正月明年丙子壽七十有八駕部又將有
遣同舍諸公謂駕部千里孝思不當屢屢赤手且謂
翁之壽固難夫婦齊壽尤難夫婦齊壽固難而康寧
好德富而子孫多賢且貴尤難良所謂得全全昌者
辱通家末不可不少致斯須也因附忱使者而授禮
以簡禮惟株守未獲拜翁階除顧舊叨奉使過翁里
社雅聞曹氏多長者而駕部魁梧沉毅且英敏好學
不惟可以本所由來其遠到亦不待蔡翁夫婦方葆
光閱歷他日 龍章晉錫足壯壽容而歲且槐黃桂
赤豈無繼駕部而振翁之宿抱者然則翁之福未可
量也因爲次其說如此云

北行集序

顧道行以處州司理遷刑部尚書郎旣而得告改南

京兵部是集其邸次所作也余讀而怪之夫古人之學道豈徒自爲亦將以用世耳故方其未遇也不無攀龍附鳳之思逮其委質而安民人衛社稷苟可自效不遺餘力其悵湖懷徑而起尊鱸之想者皆不得已而有所托焉之詞未聞伊傅之賦賢勞而稷益之歌招隱也洛陽少年不爲聞道當漢盛時且欲餌單于而繫其頸諸葛武侯馳驅於艱難之際使生文景之世吾知其感古慨今不改梁甫之舊也道行以賈生之英敏際唐虞之盛會不爲稷傅管葛之圖而夷

考其句每存偃息就閒之意至其抵都卒告而南又非徒言之者是何說也夫呻吟者必有所楚嘻笑者必有所得昔者孔門之徒莫不以從政爲急其一二不欲仕者不曰異乎諸子者之撰則曰吾斯之未能信豈誠以用世爲累哉彼其所志者良遠意者道行之微以此也則今之語有志者莫不致虛守靜以聞見之多文辭之富爲吾道大蠹而道行方且汲汲然務求多識以暢其詞卽車塵馬足之中不廢吟咏此又何耶嗚呼學不可以廢文而詞非所以病道道行

蓋見之審矣夫孔門之徒有志者良多然語王佐之才必曰顏子其所以爲學無他曰博文約禮二者而已今之言曰博文非以求知卽所以約禮也其意本以病人之不行而其流將使人并知而廢之使約可
以不先之博而知行果無先後則凡有志者卽從事于政奚其不可而必曰吾斯之信何也志貴遠學貴正是集固道行志學之左券而優游清曹方得以大肆其力將何遠之不究且道不惟不以詞病而實可以詞見嘗讀李空同楊石淙二集大率李詞蒼麗雄渾如橫空之鷲發矚之刃銳氣奪人而楊詞溫然春融瑩然玉潤卒之李以不顯而楊公功名能與之並者指不多屈豈郢曲之有高下耶平易而善成李於是乎不容有德色矣今讀道行詞絕似石淙而其人且溫然稱之使究其志功業容可少槩道行以官聯之義不鄙屬余爲序因發所竊見如此固將以堅道行之志而亦使誦是集者得論其世毋徒曰南人尚色澤其詩派如此云

留別徐覺齋吏部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天下而且爲之說曰過猶不及夫過之賢於不及夫人知之矣而聖人獨以爲不然蓋里有艱食者醫者曰病矣隣之人一食且盡米五升醫者又曰病其甚矣夫強飯養生之本豈不多多益善而且以爲病況其他瓊濃本足以致疾也哉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孔子不以躬行自病乎而於子路獨不取其行忌者畏人脩雖聖人亦不免於其弟子與誠懼夫過也禾以水生而沒頸必萎陶以火成而

踰候必裂羹以五味調而過濃偏勝則不可食高宗彤日雉雉祖已訓之曰典祀無豐於昵孟孫問孝子曰無違夫子之事親生養死祭卽過於厚何不可者而率以爲言況其他乎甚矣中庸之道勝也夫道惟中故庸言之不足以爲奇而行之不足以爲異然而聖人卒不欲易此也曰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後世有述吾弗爲之矣聖人寧不知高遠之足以動世而傳後哉誠慮夫過之爲病耳夫菽粟人飽而厭之乍食瓊濃孰不喜悅而病或因之聖人以爲吾

以中庸之道教天下且相率而過爲高遠苟復以高遠道之後將有不可繼者故其言切近精實而不爲非常可喜之論如菽粟然使人食之不足甚好而廢之則不足以有生嗚呼此所以謂聖人之教也竊祿南曹得待宣城徐覺齋公相知頗深而學術微不相入予昧且陋僅守朱晦翁說公固不廢朱而尤信陸然予雖是朱常失之不及而公之信陸則似過之予固以艱食自懼而尤懼五升之爲公恙也將別去敬進公所須而亦因以自劑云

卷三十四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留別斗野李寅丈序

今天下言學道者不曰陳白沙則曰王陽明二氏之學皆祖陸象山象山之學視朱晦菴頗偏在當時雖兩不相下後世已有定論而二氏者出復闡揚其說以爲獨得千古之祕而天下且翕然宗之卽名公巨卿莫不拾其牙頰同然一詞以晦翁爲支離吐之不

殊糟粕而二氏之徒亦未始相下爲白沙之說者非陽明爲陽明之說者非白沙而至於今則二氏之徒合爲一家而王氏之說尤盛不言顏子之博約而惟言曾子之一貫一入其羣卽以聖賢相許以晉人之清談襲漢人之標榜雖屠沽釋老不暇區別而獨排晦翁逮其說之旣窮則又以朱陸原無二學陽明之道初不異於晦翁而旋踵又謂六經皆我註腳雖孔子亦將在所不足法特不敢明言之耳嗚呼彼徒見世之儒者誇多鬪靡而無益於身心性命以爲不若

二氏之得其要也以佛老之精微砭末俗之流弊奚翅二氏之爲要然此豈朱子教之然哉不善學朱子焉耳以朱子之說求孔子之道猶以璣衡而測七政猶以耕稼而望五穀猶以犧黃之本草而辨藥物之性雖萬世有不可易者顧人不能盡其說踐其實焉耳河源李若臨與予同官南職方政暇論學必以朱子爲的而且英年銳志循循不息夫若臨於白沙爲鄉人猶予之於陽明也予沒溺於陽明之說幾不能出今髮且半白矣始知專宗朱子而以公之年卽能

確然不爲異說所惑此豈尋常可及者夫人患無志有志矣患不正有志且正矣歲或不我與以若臨之志學而得其正且以其年之方富由是而不已其功後之所至有不可量者一洒朱子之支離世未必無人而若臨不當以自遜矣予患多言若臨每以規予方欲緘口而復爲是說重別也有由回贈處之義焉若臨倘不以余言爲過豈無所以益我者旣促裝爰執簡以俟

奉贈邑侯見雲陳公課最序

邑侯見雲陳公蒞政逾年聲望籍甚南京戶部右侍郎宜興曹公以督儲課最函章褒之自公蒞政侍御監巡蕭公清戎田公督鹺萬公飛函載筐前後馳集賢能聲狀鼎鐘袞弁耀人耳目而曹公復有是舉同寅諸君喜動於色徵言爲慶禮惟中德待頌中乘待策燕人適市得寸珎羨不容口而抱珎者有德色及入周帑舉目琦瑰應接不暇而齒舌若緘非不美之無所措其詞也而主帑者亦不以無美爲慊千里之騎飽食而重駕之雖有王良造父擁鞭默坐頃越都

邑何則其所能者性不待策也然驥羣遇伯樂始空而大鵬六翮萬里者扶搖爾故力田豐年鎡基乘勢等語君子每每誦之夫治縣之難人能言之矣而我暨爲甚褫身患不廉廉而過察人苦其猛近民患不易易而無威人肆其詭一邑雖小 朝廷之體具焉吏兵戶口田賦禮樂刑名興作諸務叢興而蝟集是故飢者待食寒者待衣寃者待白往來者待次騷動者待安滯與廢者待轉而振而見巨者略細察近者忽遠趨一利者忘百眚糾紛者勢易任者情幾微之

間少失其則外議乘之矣乃公清白寬大明作縝密兼舉而時措之使公私熙熙向所號爲巖劇者不動聲色而奠之衽席是足治一縣而已哉夫才大者本固卽履崇瀕危不以動其中豈輕重於人之一言顧君子用世與時翱翔今制凡治縣而才者得 召居要地凡所謂才以部使者言爲徵部使者不與卽有異政不得召一人之用舍不足惜而使 朝廷要地不得其所係豈淺鮮而已然則公固內帑驥足也其美具其性定何假於外而諸公之褒嘉亦公所藉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四
以爲扶搖之一機異日使 朝廷要地號稱得人未
必不本於此宜乎諸君之喜而可知也禮坐公春臺
中且辱曹公門墻嘗與評東南同事諸公少所許可
而褒章首公豈漫然者尤喜而爲是言若曰誇內帑
之珍而策千里之足則諸公之袞已爲贅矣而況愚
鷓鴣之聲哉

呂駕部考績北上詩序

代作

曩余官山陰聞新昌之有呂可明諸暨之有駱子本
舊矣顧其時二君各勤官守執鞭之願徒爾勃勃及

再入留都可明爲車駕子本爲職方相與甚歡而予
以素所景仰叨側席末挹和傾德詫爲大快大率子
本之爲人直諒明爽或疑於激可明雖未嘗不直諒
而將之以寬平和粹使人敬而知愛尤予所就法者
未幾子本以考績行不踰月可明復行同寅及一時
相知循故事各贈以詩而予僭爲序竊惟留都諸署
在憲部重轄都市中輳外集豪右宄細莫可辨詰而
駕部所職 禁衛 陵寢貢艘驛符諸所廢置予奪
自巨卿中貴武弁以及執戟荷篙之夫日集於門少

不下數百人一不經意失非淺鮮而可明初由行人副遷憲部適轄所重時剖大獄至與大司寇強項大司寇始雖色厲終至降心相從同事者咸多之而及來駕部朝入暮出事無巨細靡不詳思殫力務出萬全故一時巨公莫不稱之曰能令其奉牘而北也天子明聖諸曹肅清雖事有常憲而采仰聲望者將指集而目注曰此留都所稱才而難者小小動止不厭其望譙獨在君乎何者名固難副而賢者人所望而責之備者也予甫自都來知都中人情大都以南

中爲長門下廐卽語之曰彼亦有王嬙屈乘不目攝腹誹之矣所幸監宮一引而或自掩其儀非九方臯能得千里之足於驪黃牝牡之外而使人信長門下廐之未必皆中品者幾何人哉予所以免素無聲爾以可明之聲望不幸冒王嬙屈乘之名矣其所以副之者豈不甚艱且重然予固多君今見之而心益醉知君平生令觀者動色惟君慎之而已夫陟崇階以攄宏蘊而指斗酒以需返旆此歌驪唱渭之常情荷諸君言之備矣予故無及而刺刺如此子本尚在途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君嚴程與同入國門幸以語之庶發一笑曰張生殆謂我非傾蓋之言也何福如之萬曆丙子夏日寅弟泰州張某序

馬映臺公按察廣東贈行序

映臺馬公歷庫部五年始出按察嶺南故事部署幾再考者遷方面無不橫金披紫方今朝廷銳情復古以久任課百官故公雖五年於茲賢能聲實鼎冠一時而猶以銀青出按匝歲間兩都相望考其資俸大略相當而間有未滿考且得美地者蓋亦無幾矣

嶺南地非不美近以小醜匪茹人多畏避而公得之初無難色竊惟物之在人惟其所用夏不重裘冬不重葛五石之瓠落無所容而慮以爲樽則可以浮江湖大器固有難爲用者與以公之純雅博大據華歷要孰曰不宜而逡巡幾十年猶在常調此何異以千金之裘千里之足藏別筭而實外廐然公旣不以此介其幾微夫復何言請講古久任之道與公引滿以佐行色可乎大率久任超遷每相乘除久任不與超遷期而事有固然勢有必至公不見江淮之舟乎輕

橈遡流捷如飛鳥而重載安行者日不過三舍及乘風張帆不移時百里而小艇避支港中竟日不敢發新豐之醞必十年乃佳以百金宿醞而閉肆待期將十年不酤而十年之外又有不勝酤者卽良賈吾知其不能爾也古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而七十乃謝大要不過三十年而其間意外之遇不能盡無計其實用率二十餘年爾當是時非九載不遷也然上無乏材而下無滯嘆則其所以爲久任者蓋有道矣方今官以序遷下自州縣之有司以達於公卿其階不

啻數十而數歲始陟一階自一二華要外能至崇階者幾故一時嘆滯者籍籍而吾以爲事固有必不然者 聖君賢相不欲久任則已必欲久任則超遷勢所必至唐虞三代之法可考而見矣故君子患無百金之醞萬斛之舟苟誠有之患酤之或壅而江淮不可千里耶禮叨斗祿蓋浮沉者十年而竊此又復踰考雖碩大不敢望公而差池不在公後今且命兒童問五柳矣非望前途計遲速者故在同官中惟公可與言此而惟禮可以爲此言也僭書之簡

刻金陵世紀序

自古帝王御極兩都並建者惟周與唐以暨我朝而已周本都鎬而復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唐都長安卽周之鎬也而東京亦在洛實則因隋故趾而治體不逮周遠矣我太祖龍興定鼎金陵至成祖復營北平以控制北虜其後遂永綏焉而以金陵爲南京是金陵者在國初則周之鎬在今日則周之洛也雖我皇猷偉烈垂休金匱不暇噴及然其建置規模星羅日耀亦謳歌堯舜者所必先而秦

漢以來中更六朝爰及南唐雖不能混一海內而莫不得志一時其流風遺跡膾炙人口以入我朝猶之大澤所滙旁多洪流太陽將烈霞必朝彩而萬仞之原蘊金毓玉則入境必先見怪礫亦有不容使之盡泯者顧文獻雖足纂輯待人百餘年間卒未遇賦兩都而圖三輔者至嘉靖中石亭陳公始爲是紀自都邑城郭宮闕郊廟以至於官署廡泮衢市第宅樓宇與夫山川驛路津梁臺苑更及陵墓祠祀寺觀莫不有述而終之以雜遺賦咏共十有八紀分爲四卷

條陳縷析洪纖不遺而且無上林盧橘甘泉玉樹之
後試一披卷不惟宇宙間一大都會粲然在目而
祖宗宏遠之規亦略可見郁乎懿矣公夙抱英蘊文
詞一句一字爲世所珍重在史館十餘年復馳驅江
湖著述固其餘事而世居金陵歷覽尤熟初爲金陵
古今圖考後爲南畿志最後復爲此紀大率三書南
畿志博而且約已盡金陵之勝圖考以代見足爲世
紀之綱世紀以事列足爲圖考之目皆所不可廢而
此書成於晚年尤爲異要舊爲好事者梓行而頗亂
其真猶子兩峯公懼良工之苦心不白於後世也復
梓其原本而俾禮爲之序嗚呼禮何人斯而敢蠅附
於公哉特辱兩峯年愛之厚不以爲鄙而平日淑艾
於公者非一遂不分其荒陋如此兩峯晚發而早斂
識不識稱長者而詞翰尤得公正印良所謂世濟其
美者宜於是帙不能忘情云

遊燕雜記序

始余至留都每于名家冊卷及禪房玄榻得盛仲交
題咏及石竹雜筆意其非塵埃中人久之識其猶儒

生也尚意其爲人必豪放不羈有江左舊風及來歷
事職方雖感慨雄深而端敏敦恪蓋雅士也始至報
名予驚問曰是詩人仲交耶左右曰然卽與隸知仲
交矣顧政府有定體未有能異待之者而仲交亦循
循于儔人中不敢少有自異惟予時召至齋中扣其
言論每若入萬家之市舉目珎奇應接不暇而仲交
亦時時以詩文見遺長篇短章殆無虛日一日以遊
燕雜記屬爲序蓋仲交應薦至京師及其途往返所
作將以付之梓者也仲交詩文甚富其梓行與韞藏

者相半此特玄豹之一斑耳嗟夫 國家網羅豪傑
質文並進以仲交之所負偃蹇半生謂未得間走
闕下遇宗工巨匠識別之耳今者旣得之矣而復隨
例需次仲交固不以此介幾微于懷而玩味是集不
能不爲動容況予又識仲交之深者哉嗟嗟仲交昔
陳子昂初入京呼左右以千緡市胡琴衆驚問荅曰
予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往則捧琴語曰蜀
人陳子昂有文百軸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

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遂得薦辟李昌符久困場屋
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行公卿間遂得登第使
仲交在京師亦能出奇藉此必有異遇顧落魄如昨
範我馳驅固仲交之素而 國家取士之制遠異漢
唐亦有不可以出奇得者然愚觀仲交諸作皆冲淡
溫平蓋刑落聲華而一歸于正如秋林平野漠然不
見艷麗之色而輕霞薄日一望千里良晚景也其際
遇必在晚年無疑夫識數之學非予所知顧理有固
然而此集所紀者遊燕事故予不無燕人感慨之情

而招屠犬者以謝 天子目中舍仲交無他卽君詩
非婢僕聊以余言爲胡琴他日煩對衆一舉碎之可
也

東塢別業圖詠序

平崖先生寅丈李若臨尊翁也以明經起家或勸之
不仕曰有子如此足弘公蘊矣自苦何爲或勸之仕
曰各行已志卽父子不得相奪也先生皆不應爲別
業于東塢課耕游藝油油然樂也故若臨自理刑泉
州遷貳金華逮今歷曹職方雖迎養者數四先生不

欲惟時時書來勉其子以盡職而若臨以不得迎養故無時不注念于東塢當在金華今銓曹顧道行司理處州爲繪東塢別業圖而在泉時諸鄉先生已爲詠歌其勝此可見若臨慕親之切諸公善體人子之心而秉彝好德俱有不容已者同曹諸公因謀按模道行圖以繼泉州諸名公之聲而道行適自刑曹得告來銓遂爲更作一圖比前尤爲精絕冊成禮僭紀其末嗟夫自古圖詠未有不至其地者東塢麗嶺南一區屆京師無慮數千里而諸公一時萍集徒以若

臨注念之切爲憶度其勝而若臨每披圖詠一篇恒如見其嚴尊欣欣有所感動而諸公指顧其側亦若曾至其地者不知先生展玩一過謂能得其形似與否聞先生平昔儀刑子弟表正鄉曲大率重義輕利人有不意爲解紛恒若已事真可謂長者使出寄一命必有可觀而以迎養且不至是肯就祿者今其優游塢中若將無意于世然禮謂當道行爲圖時不知諸公爲之詠也當諸公詠歌時又不意道行適至更爲之圖又安知吾輩無承先生之顏笑傲其地更爲

之紀者又安知先生能終老于塢中而言所以人人殊當之者必有在且不敢盡云

池上續草序

鯤川江君家居時既編其與伯氏所爲詩爲池上草矣來官鴻臚復編其近作并伯氏入秦數章爲池上續草愚辱鯤川愛得受而讀之有不覺卷之數展而節之疾擊也嗟夫愚非知詩者也以從兄問孝從弟問學頗好吟述每漫簡其間從兄貧甚故其詞多蓬戶塵甌絕世自慰之意從弟恃其年力開口時事不

無悲馮唐嘉稷契之談而愚以齟齬于世則所以想長樂之沉鐘而悵高臺之雲日者亦不能盡絕從父前野公曰文貴離色相小子各自詫然皆不離色相也愚爲默然前野公者起家爲縣令甫滿秩卽掛冠歸無日不飲酒無日不吟詩雖不敢以古高士自處而每多神仙混俗等語從弟曰若叔父諸篇可謂離色相乎前野公亦不能答故數年來務相講求其奧卒未得也以今觀於鯤川伯仲之作溫然淡然若春江之水秋山之月初不染於世累也試掩其卷俾專

門者評焉窮耶達耶隱下位耶誠有不易語者矣所謂超於色相者非耶夫言心之聲而詩言之精者也惟心之不能不緣于世故也故言之所發不無少係出門有碍春風得意之徒姑置弗言顧長鑱之恃彩筆之于賢者不免而有力如虎簡兮諸人亦以之自嘲何者窮通得失之故誠不能一無所係也古今不係于世故惟聖賢之至者能之孟子稱舜之貧也若將終身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此誠不係情于世故者下是則顏曾之操瓢與簞而歌聲若出金石爲庶

幾之今若以是語鯤川伯仲不惟人且指以爲誕妄不情而鯤川伯仲亦必有狂奔疾走而不肯自受者矣豈鯤川伯仲所遇之地不抑不揚適足以和其衷而矢其音然與吾是以悵吾兄弟不得遊于鯤川伯仲之天也雖然以愚今日之所遭視鯤川亦若後先而對景抽詞卒隔簾幕然則鯤川伯仲之所養誠有不易窺者矣夫動緣世故亦性術之所不免而詩家之所不廢者顧得其正則爲情景有所係則爲色相鯤川偉貌長髯意度豁如望之知爲有養雖未習伯

氏以鯤川推之要爲不遠皆用世大器而優游散秩
豈惟不係情于世故其得致力於文詞未必無賴後
之所編將必有不止于此者然吾觀于是編鯤川交
遊遍海內而意之所向尤在一二山人予不識山人
但考其言論風旨則愚從兄似可拜其後塵今且棄
舉子業而浪其跡于四方意將有所得也他日見是
編瞠目熟視若喜若怒驚呼而高舉者必吾從兄也
幸進而教之毋曰狂士弗顧云

會九英譜序

丁卯

嘗讀六一居士傳竊嘆君子之徒與未嘗求異於人
而時勢所遭或有所激方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功業
用世其所徒與豈乏英達而顧欲與五者同老非有
激而云然哉而淵然深思若望之而不可得此其味
之深志之定而處之安恐非有道者不能也然君子
方且譏之若退之爲毛穎傳則譏之者尤衆夫退之
慕司馬子長之文故吐其琦瑰而戲與之上下是亦
何傷而曰不近人情且紕繆也自非識者孰能原其
不爲虐哉玄厓子著會九英譜自羲皇上人而下凡

萬一樓集 卷五
九人人有傳有贊有詩蓋上倣者英諸會而兼夫毛
穎居士二傳之意者愚懼韓歐二公尚不免於喁喁
也漫題其端云

并刻文章軌範序

文章軌範一書固以待夫業舉者而實則作文之法
總括略盡夫古今雄文何可紀極寂寥數百篇雖有
續集視正宗辨體文選諸編尚未百一而海內攻文
之士爭相募致其珍重反不在諸書之下豈偶然哉
風月之飄光澄霽于名山大川也圖輿有所不能紀

而賞適者各隨其所便方圓平直之情僞奚啻什伯
而規矩準繩一定則目無餘器察于此可以知軌範
之所由重矣謝疊山舊集行之已久其續集則余友
鄒玄厓手錄而好事者初假東郭鄒公之名以行不
知卞和之玉固不待注籍於寶帑而後重也二集並
行幾二十餘年募者愈眾金陵郁子式氏始合梓爲
一書而余僭爲序嗚呼余棲金陵有年矣曾遊燕磯
以爲未足明日儼走牛首客亦有走牛首者以爲未
足明日儼走燕磯而皆以他阻一日會語及之客遂

萬一樓集 卷三五
邀余復至燕磯忽見絳袍金甲者數人左鞭右撻呼
而前曰余秦將也王以二客好觀命驅牛首以候予
驚視之層梯巍棟信嘉境也因與客憑陵其上回視
燕磯神怡思愜客對金甲者曰何不驅栖霞亦至此
金甲者怒曰亦爲女驅岱華耶麾鞭亂下余駭而覺
蓋一夢也是刻成可謂驅牛首于燕磯矣得無尚有
欲驅栖霞者乎則文選諸編自在也

和蘇集序

掄材於鄧林則合抱之栴未必中大匠之斧責馬以

千里則空羣之驥未必當伯樂之評而數畝之阿三
家之市必有稱棟梁而名逸足者以此而矜色於鄧
林冀野則牛雖瘠吾恐非豚之所能當也而西施不
生於邯鄲謂鄧林冀野所產必非世所能匹則亦未
必盡然今之言詩者莫不曰宋詩宋詩夫宋詩信未
爲得禪家之三昧然今之能宋詩者幾何人哉鄉長
者玄厓先生爲績溪簿至卽和宋蘇文定公爲縣時
詩百餘首爲集吾懼雌黃者以宋詩爲言則和之者
不爲繼陽春之響也因爲著其說若此嗚呼二蘇文

章弱冠卽名海宇當文定爲績溪時已踰中年今考其句殊不讓大曆諸公而玄厓所次更出新意亦可謂古今一奇事良有不覺其喜談而樂道之者若曰玄厓已有矜色而吾復爲之赤幟固所不敢萬謂豚之雋終不若牛而西施必生於邯鄲則尤不敢也

刻南溟存藁序

諺有之生前富貴身後文章信哉言乎方人之履豐據要咳唾生風貧賤者奚足與比肩而一旦淹忽無可稱數清修之士落魄不偶與木石無異而數世之

後有得其片紙隻字如獲圭璧者逮至叔世風流日異卽所著述未必足傳而勢可炙手則門生故吏爭相板刷不日流播海內而貧賤之夫信有著龜之談金石之響以之覆瓿人且嫌之逮遇有識者鑑別而桐焦爨下多不及出則雖文章又不能不藉於富貴良可嘆矣南溟鄭公平生刻勵尚行作字偪晉詩文思追唐漢當爲諸生已名動遠近而逮後官止一令蓋棺且慮居誰有爲其文字謀者叔器逢陽緝所存稿若干卷間以示諸好事而宅相樓子之望昆玉捐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賈壽諸梓余自束髮卽辱公知愛喜公盛美之有傳而樓子昆玉能留心於世情之所不急殆亦非淺淺者因爲之序而且有感焉公詩文固登作者之堂字法尤爲入室而遺傳卽今已不爲多良有好事者及此時鐫摩其一二庶與是集共垂久遠而得隴因可望蜀是集旣成安知無繼此而成其美者小子不佞謹拭目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六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洪武正韻吟壇便覽序

洪武正韻一書我太祖高皇帝厭舊韻之訛而授旨儒臣編輯以示海內者也夫考文之權歸于天子卽其所編未必盡協欲爲寡過之民者亦不當生今而反古況高皇帝聖神天縱聲之所出真可爲律而諸儒博采精讎務承德意一規于正視唐宋

舊韻真不啻天淵宋濂之序燦然明矣顧二百年來
作述諸儒尚莫有用之者間惟上海張弼深得其意
曾著爲之辯而卒亦未能見信于世其欽承而樂用
之者千百中一二人爾愚謂 正韻一書流傳海內
雖不爲寡而老師宿儒遜跡山林者多不之見後生
小子襲其餘論耳熟而心醉以爲固然卽入 中禁
捧瞻 制書漫不之察濫觴如昨宜有然者不自量
度敢以 洪武正韻依倣舊韻袖珍刊爲便覽以佐
吟壇而竊意編輯諸臣檢點所未及者亦贅附之而

更附張弼韻辨于序文之後欲使窮鄉僻壤皆得習
觀而明見之士誦其論說曉然知 聖神統一天下
之至意則千載之陋庶幾其有洗爾嗚呼狂矣愚矣
高皇帝以聖神之資操威福之柄當作新之會逮
今 聖子 神孫守其全書以化天下不能使豪傑
之景從而么麼何物又欲拾其欬唾謂撮上可以增
太山之高勺水足以致大海之潤哉在于知音者之
一省悟焉爾古者小學書居其一漢唐以來小學之
廢未有如今日者矣博洽之士窮搜極索過目意會

以爲吾得義足矣不知一字之小有義有體有意義固其精矣而體與音亦不可盡付之不察試捧正韻與舊韻較之其黑白了然可見惜未有能留心於此者爾若曰作唐詩不可不用唐韻也然則學孔子者在章甫而逢掖與此則張弼之論已詳矣

新學忠臣序

陽明先生一世之豪傑也而其學術頓異於程朱以當時攻之者太激故其說愈長而至于今漫延四出益不可止然正言確論固未嘗不行于斯世也予讀

傳習錄不覺睡去讀程朱書卽未盡解要自有欣欣不容已者然世方以予爲執滯不能虛受而予亦以世之儒者爲立志徒高而卒溺於一偏深可惜也所幸大學一書萬古不能廢而聖經一章炯若日星卽有陽明萬口傳習錄出萬卷卒亦不能變程朱之說而他之顧天下之無志者旣視此學以爲不足講而少稱有志卒波塵於異說彼徒見陽明先生鼓舞一世且樂其說之直截以爲孔子復生遂詆程朱爲俗學不知程朱之緒論皆孔孟之正傳世固有耳口其

言而躬行則病者病在後學不在程朱也姚安李使君素以理學自任而明見力行卒不畔於聖賢非世之徒有志者比也及來守每政暇集師生僚屬及諸執事無問賢愚與之論學予以職守不得周旋席末不知其所先者何說竊以爲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孟子之所長亦曰知言今欲明聖學於斯世而不先辨程朱與陽明先生之是非未有不波塵於異說者顧世方重異陽明不知與其爲陽明之佞婦不若爲之忠臣偶訪郭學博得林次崖四書存疑爲錄數條足

以訂證傳習錄而發揮聖學者名之曰新學忠臣以授諸生蓋今之論學者惟使君可與語此而善繼其志則有在於諸生也嗚呼文章如陽明節氣如陽明事業如陽明其論學當時與之上下而出入之者豈乏名公先生莫不目攝啐吐而糟粕之何有於次崖之數言顧予所謂忠臣者不爲陽明而爲今之學者而次崖之書又姚人所素習其入之也爲尤易且陽明膏肓之藥石無出此數條苦口利病君子不以人廢卽世之孔門陽明者欲自吐吾恐二豎將竊笑而

自慶況忠臣之進說良不能必其皆行使世或攘臂
按劔此錄且得爲龍逢比干而況天理之在人心者
未嘗亡安知無以爲昌言而臯稷之者孟子曰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
之予未知學習程朱之說而拜使君之下風久矣願
相與直而守之毋曰此非論學之第一義也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不知何人所著竊嘗玩其語意本自渾
融而註解特詳大率近於輪迴之說蓋佛氏之徒爲

之者爲凡民設也夫君子之爲善非曰吾以祈福也
其不爲不善非曰吾以免禍也性本如是吾求得其
性而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與夫允迪從逆之吉
凶非不言之要未嘗著夫事應何者懼夫說之易窮
也而道所當然雖死不避義所不與卽富貴視如浮
雲故曰若夫成功則天強爲善而已是篇所著善惡
之報真如影響君子讀之卽未必以爲然知其立言
之意有在而庸人讀之卽素號強復將有不覺其面
赤內熱而悔罪之不暇者孔子曰君子自己而置法

以民夫古之君子豈不欲以已之所能者教天下而使之一蹴同歸於至善哉顧氣稟習俗之不齊有不容不爲之區別而槩誣之者而民尚不能從於是不得不齊之以刑刑罰窮而報應之說興焉天定勝人雖遲速不同而終不能逃卽或近於誕妄要在使人悔過而遷善所待者凡民而所以待之者君子之心也姚安李使君省刑薄斂興禮樂崇教化粹然一出於正而復梓是篇其納民於善之心無不至矣爰喜而書之

敦說錄序

瀾滄兵憲崑源華公治兵之暇擇東南名彥時藝之嘉者梓授多士以其事屬武定辛使君而屬余以序予不能遍閱諸作涉獵一過大率皆典雅警粹規繩尺矩每讀一篇令人心平氣和手舞足蹈按其姓名隱度之知其爲若而人不遠也夫國家舍鄉舉里選之懿制而以文章末品網羅天下豪傑初心竊疑之顧二百餘年名公巨卿俱出其中而誦其製作卒可想見其人然則時藝豈惟取青紫之媒而已盛德大

業皆徵於是不崇其德業而謂可以剽竊上人五尺童子知誚之矣而要之時藝卽德業之一端故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理必明氣必盛格必正未有不先定其模範而能有至焉者華公選士勵兵勝算具得而說禮樂敦詩書滇以西莫不興起予亦得竊以寡過良有郤穀之遺風而復梓是錄其意非以作成後學而已也僭題曰敦說而爲之說如此嗚呼事固有若不相蒙而實相須者禮樂詩書其去軍旅之事遠矣況茲錄乃公之淺淺者然因小可以推見其大而穀所以有濟古有明驗方今 聖明修文德以綏四方大小臣工各懋其職表裏巨細莫不相須爲用而謂賦詩未足以退虜是錄非所與語治兵也知言乎哉

私試程文序

吾讀楚雄姚安諸士子之文而不能無槩於中焉夫滇藩崇山峻嶺清流急湍大都相似而二郡牙錯跟連其凌霄出雲盤鬱扶輿多不在通途近郊而於人跡不到之處楚則南連景東姚則東接武定而直達

會川其間泉澗千壑百折穿峽會流金沙表羅普古
諸礦場亘列異狀而黑白二井倚山夾河溫池怪礫
觸處足起欣賞士生其間耳目所接非惟無中原文
物綺麗卽禮樂政教未必悉覩而各以其性之所近
發爲文章莫不燿燦奪目可喜可愕非有得於山川
之雄傑然與而奇氣橫溢每非繩墨所能束縛則大
約得之天成者多也夫我 國家以文取士而限之
以式豈故以摧豪傑之氣而使之不得暢哉夫言德
之符卽變化無窮莫不有中正之則譬則木之有規

矩金之有鎔範文章雖美不入於程度其行義卽大
過人非有方之士授以大業未必能終以吾觀於諸
士皆雄偉博大信無愧於山川之奇以語於規矩鎔
範或有遺議主司者量度尺寸卽荆璞浦珠與徂徠
之合抱莫不瑕類而雌黃之其能見諸士之裏者幾
何然諸士之文非盡離於程度也一得而一失之非
所謂從容於程度者耳磨礱而歸之一俟他求乎暇
日私試偶得確然中式者數篇因彙之爲錄記曰相
觀而善爲之摩諸士試以此爲程度而相觀焉能者

不以自足而不能者必欲企之也他日紫溪之旁金沙之側光焰燭天而起與嵩岱江漢爭雄長當事者詎不與有榮若曰取法乎上君子尚友非一鄉之善士也則主司者慮猶未之及焉

雲南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己卯歲當大比侍御江陵劉公按部雲南率諸有司秉公飭士舉文士之秀者以告于朝而升諸宗伯矣復循令甲率諸有司秉公飭事按期三試諸武士拔其尤者得若干人將升諸司馬而錄其姓

名暨弓馬籌議之優者爲錄某叨執事後僭爲言於戲君子之用世亦存乎其遇而已矣世方多事則介冑之士運奇決策折衝於疆場而文士享其成世方太平則俎豆之士吐蘊攄猷雍容於廟廊而武士斂其用今觀於諸將軍無論世冑編戶其弓馬籌議莫不英偉特達古名將不足多也然時方雍熙太和卽邊徼一二匪茹古以方之癘疥者莫不俛首跼膝雖聖天子撫盈持危未嘗一日忘鼓鼙之思而文告所及靡不響應卽登庸諸將軍納之崇階不過與文

士相揖讓其折衝長技何所見之雖然士患所抱負者無以異於人耳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干將莫邪卽埋於地光彩時射斗牛間而鳳皇麒麟卽與鳥獸同在郊橄其色相自別諸將軍果麟鳳莫邪干將耶行且處錐囊中能不脫穎而出夫文與武用雖異而道則一故三代之士皆出將入相趙衰之舉卻縠也曰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及帥中軍果克有功吳孫權謂呂蒙曰卿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

多務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始篤志就學自此聰明日進魯肅遇之尋陽以爲非復吳下阿蒙而降郝普取關羽諸所規畫有大過人者故愚嘗謂卻縠呂蒙雖當乎世不任推轂之寄必不至寂爾無聞何則其所抱負者裕也以今觀於諸將軍弓馬之雄固材官能事若其籌議之宏深則莫非審時度勢鑿鑿可用豈非夙聞卻呂之風者執此以往何但折衝疆場卽在俎豆中偶文士發其琦瑰相

與上下以固王綱而衛社稷寧復少讓夫奮揚威武
摧堅銳而馘醜訊此將帥之能事而非良將所願爲
國家所不可無之長技而非國家所樂有者也故我
朝廷設科取士而別之以武亦以寬網羅爲器使
計爾若夫全德之士介冑俎豆惟所用之諸將軍盍
姑省所抱負果能不後於古之名將則亦何往而不
遇也若徒恃其折衝之具而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
也侍御公所望於 聖天子者垂衣舞羽今日所以
舉諸將軍之意寧獨在此願相與圖之

送大方伯陽谷方公入 覲序

竊惟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陟明而漢吏居官至
長子孫卽我 國初得人之盛一用唐虞之法不惟
其資惟其人不賢者不得倖進而賢者久任超遷不
一二階已履崇要迨後時異道殊遷數而階密不問
其職之任否而計資待轉下者不足言卽賢且能者
少踰常數卽鞅然赧於色曰上無知我者矣多投劾
去士固以此自高而人亦以此高之相習以爲當然
嗚呼孟子不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君子之審於去就也至矣苟吾之職本無不得而顧以遷轉之遲速爲心欲以此高世而自矜安知上之人無深意於其中如委質之義何而能爲此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知盡孝而已而父命之先後非所當問臣知盡職而已而君命之早暮非所能知漢公孫弘以曲學阿世不數載封侯且相張湯善希人主意不數轉居汲長孺上長孺不能平謂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湯與弘固未爲得而長孺悻悻於辭色亦未要於人臣之義以黯之

正直俛首在位豈惟其道當爾以武帝之英傑明知其爲社稷之臣任用之豈在弘與湯之後惟不勝其鞅鞅則信用之不終帝固不得辭其責而黯亦不能無遺議於後之君子何者事業如周召皆臣子職分之當爲自大其事而以遷陟之遲速動其心吾固知有道者不爲也暘谷方公以左方伯來滇潔已貞度滇人戴之若父母同事者倚之若著鑑兩考已 奏最而 朝廷方修 祖宗久任之法以復唐虞之盛簡命未至然時事又未必盡然也良有汲長孺所

不能平者而公俛首修職若初至然再考後閉門乞
歸當道強之出出視事復如初公素有林泉興謂宜
趁此強健非動心於遲速也而適當其時人頗惑之
不知公於去就遲速審之甚熟明年當大覲行且
計吏故事每計後必簡用明德資望之隆無出公
左卽公鞅望遲速寧於此時古君子忠愛無已卽有
故而去不欲爲苟若林泉盛衰不過其一時之感豈
以此易其平生公載計入覲諸大夫送之郊問所
以侑觴者不佞謂朝廷旣能以唐虞之法任公豈
不能以唐虞之法進公公素長者參居廟廊以福
海內必加意於舊遊固爲滇人慶而所以將此者特
公平生必不爲長孺之悻悻也僭爲之說云

送大叅明谷李公入覲序

普安明谷李公叅知雲南政事之二年明年當大
覲左方伯方公戒期明日行而今日得京兆之報時
缺右方伯公以左叅知今日受篆攝左伯事而明日
卽授篆攝左伯行出郊諸大夫同祀輶入供帳酒行
或執爵起曰滇雲離京師萬里行役者越萬山馬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易轡輿易擔不數次不能至間關特甚入 覲固大
典非公分內事一日代之行而毫無難色且 京師
禮節繁苛凡入者必備贄捆幣甚至爲公私擾 朝
廷灼見微隱每申絕交際而卒未能盡絕公行不宿
戒兩袖清風飄然出郭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重 憲
典而後私情寧不毅然丈夫公其盡此爵也公欣然
置實或者又執爵曰 覲典重計吏多取衷藩臬長
公與方伯方同心協衷其所許與固無彼此然口同
嗜甘而易牙不能調目同喜姣而子都或至易視也

顧此荒徼稀疏百職彼以爲最而此以爲殿彼見其
短而此適覩其長者寧無一二日以公代方伯行
此其轉移關人材治體雅非淺鮮公其盡此爵也公
洒然置實而加恭焉或者又執爵曰 朝廷延見長
吏詢四方利弊要以措斯民於衽席滇在萬里外宦
遊者豈不悉心殫慮而覩始者或未及終見大者或
未察細公密爾桑梓了然於結髮今 聖天子英睿
冠百王倘晉公問狀則所首舉必有可爲滇萬世利
者公其盡此爵也公油然置實而益恭焉或者又執

爵曰昔陳戶牖宰社甚均父老嘆賞曰善乎陳孺子
之爲宰也戶牖曰使予得宰天下亦如此社逮後相
漢良不負其言事固有小而可以觀大者也先是舉
賓興典燕頗譁公攝行終事千百人周旋於堂若階
之上下庭之內外寂如入虛而巨細井井此何啻方
陳孺子之宰今其載計而入也 朝廷課諸方吏無
出公右者晉之衡軸他日所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於寧謐亦能如今日乎則又不啻陳戶牖之不負其
言而已公其盡此爵也公乃肅然俯躬更置實而別
蓋公起家讀中祕書爲名御史按秦關粵徼激揚爲
諸部最旣又飭兵漢中典牧塞外凡所措注皆不爲
日夕計而今茲叅知精明婉適遠近歸心同事者旣
以讓能而踐履之篤蘊藉之深藹然詞色知不知讓
德故於茲行所以屬望之者不小而公素長厚卽冲
然不敢自居固已默念之矣駱生執鞭於諸大夫分
最後而於公濫爲同年友官且同舍則簡記之責所
不得辭也遂次之以進從者

簡贊機務序

代作

永樂初有事日南以江陵劉愨節公贊軍務時公爲
兵部尚書而右副將軍則新城侯右叅將則雲陽伯
蓋始事與公受 而命者不逮事故卽以付二將而
公復贊焉不年餘卒成大功以日南列諸藩末雖旋
復梗化公亦遇難而豐功偉節昭昭史冊當公協贊
時百務紛紜呼吸動靜關係匪細 文皇帝英武蓋
世卽萬里外無不洞燭 金書玉簡日駢月繼無慮
百餘道當時機事之密固非人所得窺而事畢收藏
天府豈維公之後葉卽密勿重臣有不得擅發者

今侍御九澤先生爲公六世孫初授南臺適 詔修
舊內得錄其要者二十餘道以歸爲改侍 殿中持
節按滇藩臬諸司聞其事而樂道之著爲文詞燁燁
盈帙愚惟出入將相古無異人自後兵農旣分文武
異職及至我 朝推轂之權固有所主至於本兵參
贊必以文職重臣觀今 兩京營政及各重鎮莫不
皆然而 國初從龍尤多英拔自非才識異常未有
倖當 任使者以公豐功偉節固不待億度知能匹
休古人而觀 當時所以 簡授及繹 勅中語擇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人之精任人之專而料事之中聰明神武載在史冊
固不待贅若當其 任使欽若 旨意投之所向績
成志遂如公者卽簡記有人而發其盛大著之譜乘
使奕世之賢哲知所繩步寧非侍御公之事哉是宜
諸司之樂彰其盛也愚生雖後忝公桑梓末又幸與
侍御同事地方能無一言因借引其端云

應制詩章序

代作

古今爲詩者多矣有連篇累牘而不及覆醅有寥落
數言而膾炙人口天下後世傳播之不暇者唐虞君

明臣良卿雲之詠皆數言焉耳不惟當時賡歌一唱
三嘆爲有餘味而萬世之下且以爲不易之經栢梁
以後君臣制作爭奇競麗燦爛無紀至唐不可加矣
其間追雅頌者非不多而往往湮沒無聞豈皆其言
之不足傳實之無足取固亦有之而伯牙患無知音
中郎苦無傳業荆山之璞爨下之桐其能詫燕石而
振希聲者屈指及幾事之幸不幸固如此也劉愍節
公當 文皇帝時進騶虞詩一章頌而無諂規而有
體良可謂三百篇之遺音顧世無傳之者數世之後

萬一樓集 卷三
有賢孫爲柱史乃能得之留內出以示知音莫不捧
誦擊節我 成祖之聖良比隆堯舜公之賢足繼臯
契騶虞之至鳳皇之儀與夫卿雲之見瑞亦相當而
公詩已燁燁數百言謂不足以續唐虞賡歌之響耶
顧不得柱史其家且無知之者世誰傳之余喜公詩
之有傳而又喜公詩之所以傳且滇之藩臬大夫有
先得我心者更喜而爲之序云

送松屏王公廉訪江右序

古之君子負碩望而殫洪業其所難者非才與智器

與氣也才智高天下而譽望不隆大業不究非其自
負者之不足恃而器不能受氣不足運反不若庸常
者之無累於俗是故惟器大者能受斂才智而不至
於露惟氣盛者能作運才智而不至於匱名世君子
必此其選矣昔者漢之高帝鼓舞一時之豪傑以有
天下及語安劉則取厚重之勃逮武帝時號稱得人
寧少華燁之士而託孤乃取謹厚之霍光寧不重才
智哉其所受而運固有出於才智之外者愚竊祿滇
藩得執鞭於松屏王公公平時渾涵立身不自奇與

人無崖岸人莫不以爲濶大可喜而扣其中博碩明
達無所不備遇事刃解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士無
賢不肖皆奮激淬勵語文章者薄韓柳語學術者輕
程朱語事功者羞魏丙莫不以爲聖賢不足爲而究
其所竟多偏詭不協於極以公之所負固可以高天
下一時君子方爭相誇榜而獨默默如一無所得然
人之所服讐而屬望者視公如太華如嵩嶽如祥麟
彩鳳而衆山卽盤蜒扶輿各禽奇獸卽騰躍飛舞於
前不以爲意也此非其器與氣之自別而能然哉公

廉訪江西羣公送之郊義以言贈方伯陶公授予簡
陶公以江西廉訪遷今官公適代之其舊政講之已
詳公與陶公俱世族父兄德業彪炳當世屈指無幾
其識度之宏博來各有自使舊政少有未協陶公固
不肯以告而公亦必有不受者陶公旣以告而公受
之無逆夫復何言特爲著公才智旣大而器與氣又
足以藉之他日柱石國家必非躑躑者所能及一時
歌韋玄成於肅之詩以榮當世而示子孫回億予言
或有感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三和梅詩序

前野公既次溪園公遺藁梅花百詠爲集矣復次馮
學士絕句韻百餘首又次其韻集古今詩爲集句亦
百餘首夫馮學士倡和梅花百絕天目僧隨以一韻
爲百律酬之一時之奇也自後步其響者無慮數十
家然押韻者未必分題而分題者未必次韻獨我溪

園公以僧韻押學士題而復增其所未備然未聞有
次學士韻者也前野公始次其韻而又次以集句且
各補其未備并前詠爲三體奇之又奇矣或曰公于
梅詩可謂癖矣從子問禮曰公之癖豈一梅詩而已
耶公多兄弟少出繼姑氏頗富及壯自歸曰以財而
棄吾親耶起家爲邑令不滿考解綬曰以官而棄吾
志耶此其癖之大者若其小者酒量不甚淵而對客
引滿則終日不知倦棋力不甚精而索耦較局則雅
俗不爲擇爲文不經思感扣順應未嘗留滯而惟於

此集則苦心竭思手自易藁者再四嗟乎人多癖於
富公獨癖於貧人多癖於貴公獨癖於賤人或癖於
玩物公獨癖於適癖於文詞而尤癖於是集豈其貧
賤之癖與梅之精神風致固有相感而不能已者耶
夫梅之用登於鼎鼐非枯寂者也而其歲寒冰雪之
致則於山林修遁之士尤爲相入公解綬時人多愕
之公曰余伯仲五人下者矢志成家上者銳情用世
率皆乘化惟吾與叔氏在而余尤羸孑適志而已他
復何求自是十餘年始詠是集今且逾稀矣明視聰

聽齒髮若壯每清旦良宵子姓森立風月襲人霜雪
香霽持是集對景朗吟飄飄然真羅浮之仙而禮時
擊缶階側亦思步拜下風不復奔走塵俗而未能然
則公之有是癖也其得失爲何如哉夫君子之用情
未有癖而不爲累者惟山林修遁之士則不惟不爲
累而適足以彰其曠達之致陶靖節癖於菊林和靖
癖於梅東籬南山清淺橫斜之句萬口膾炙而至今
視二物爲兩家私種蘇子瞻謂劉阮之徒所以全其
真而名後世乃當事者荒惑敗亂之具然則公惟癖
於大故能不累於小而百世之下膾炙遺藁與是集
者安知不以梅爲予家私物耶公伯壻義門鄭子廷
棟明府玄麓公子也耽奇尚適世濟其休將梓是集
而禮爲之序嗟夫是集也其品格之高下傳播之遠
邇豈家庭所當自詫顧公所以玩適是集其曠達之
致有非偶然恐覽者未必盡得也聊識其槩云

滇南巳卯科硃卷序

代作

萬曆巳卯侍御九澤劉公大比雲南諸士得儁并錄
其文之尤者以獻矣更梓其未盡者以傳蓋試錄

之文限之以式多有司改竄而此則風寸中真藁雖未嘗不合於式而不以顧忌挫其逸氣尤有可觀者刻成愚受而讀之竊嘆士在塵埃中猶金之在鑛玉之在璞驂騮之雜於游牝與瓦礫凡蹄何異一日遇良工鍊剖遴擇發其精彩而納之上廐價萬鎰媒千里騰踴輳集不惟貨者以爲奇貨之者亦自負其非常至於敗龜枯幹視之不入人目量之不中人度而醫師藉以起疴迴瘍一旦缺乏值比珠玉今諸士旣以離鑛璞而出游羣矣其所揮灑爲金玉輝抑驂騮

步人必有識之者卽其中一二似未足比於珍奇顧醫師儲之矣豈其無謂夫古之取士以德行道藝今之取士亦以德行道藝顧古之徵德行道藝者以鄉里之評而今徵以文豈不以評易淆而文有不可僞者而率示人以脂潤在試錄良不得不然其他亦不可已乎而士求得志於有司乃惑脂潤而不步其已試之本轍是志羿匠者舍殼率繩墨吾皆不知其智也矧侍御此舉得人爲盛而此刻雖經覆校皆不輕竄一字蓋殼率繩墨之至且無僞者愚雖荒棄日久

每一把玩不忍釋手其尤可喜者人各發其中之所
得不踵同襲故而要歸於至理語謂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雲南在萬里外顧有士如此 聖天子同文之
化亦可謂盛矣然則是刻也豈特傳美於一方一時
已耶辱侍御不鄙僭題其端

亭湖顧先生掌教盱眙序

雲間顧亭湖先生爲我暨學博士歷六年所始遷遷
爲盱眙祭酒行從遊諸公及諸生送之郊各有贈余
獨不能送又不能贈此其意重言之諸公督余謂重

別人情送旣不能贈終不可已余惟雲間素多長者
自遊江湖竊得執鞭以先生知余故輒道其平生蓋
倜儻蘊藉學博非其分也而繼聞邑士人道先生爲
博士狀尤籍甚及見輩在僕御末更得悉其碩大不
盡論論其難者一二先生在任前邑大夫蓋桑梓相
助望者也人謂易干以私不者且以嫌引避而先生
惻惻切切知無不言多所補益而毫不及私蓋先後
如一日人服其正近例不得濫補弟子員民間青衿
多可與進者先生不以不在門厓岸之也察其一二

有志者委曲成就卽其人屈抑不見知於世先生與之更至而今卒爲當道所首器若其在門者則甄別尤精也人服其明同時寮采及期俱遷遷皆得善地而獨後先生人且愕之而先生欣欣如故曰我習教暨不欲遷及遷人謂當得異典而仍在常調先生復欣欣曰我不能舍暨盱眙亦我暨爾人服其達率此三者無往不可於盱眙之祭酒乎何有夫盱眙 帝鄉赤邑也奇偉踔絕之士固嘗星景雲從矣而近若晨光豈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昌隆之運發亦有待哉

先生出多文之鄉振抱華實既有成驗而儼然臨之吾固爲盱眙之士得師慶也余謝客久先生公行道便因過余入密室教誨諄諄悉可紀錄不以主人廢禮不能奉言議或倦也一日坐久欲行視日暮矣從者曰日雖暮第疾行先生曰暮行不在疾慎所爲疾也從者曰夜行不如日爾先生曰行在到夜無妨也余顧小子謂此非言行而已者有味哉方欲終身誦之也先生寧自忘之諸公聞之曰是可以贈矣遂命小子次而進之

壽永思陳翁序

吾鄉望族首數陳氏其碩大繁茂不可指屈而南雄公之後尤著南雄公繼庶吉士公以名科起家爲郡雖未盡展其底蘊而自後子孫昌熾賢者才者富且貴而壽者林林楚楚而永思公白眉其中方南雄公諸子姓相繼以賢科起也有孫爲尚書武選正郎公武選從弟也才望相軼楚汪白泉公來督學其品題不啻伯樂之相馬越客之辨劍而首許於吾邑者二公及先從父櫛山公爾先從父隨舉制科而公沉弟

子員久之後值歲試與姚趙尚書公同邸各出卷底公閱趙卷躍然曰是必首選趙閱公卷亦然及案皆果由是兩公懽然相得又久之趙已通顯而公始入射宮出貳邳郡復補桂陽皆不滿考此其英彥沉鬱爲何如者而未嘗介幾微於懷自壯及老言色溫溫知不知稱長者掛冠後益崇簡默諸子且善養日慈旨甘則引滿終日不問公私是非嗟夫長袖者見舞則起抱璞者薄售則慍是以李廣望氣王融搥壁嘆匈奴之不得一當而忿激於鄧禹之笑人有蘊負者

所不免也以公之平生曾不爲所動而渾然冲夷與
槌樸者無異此其賢於人遠矣今年壽八旬語德福
在南雄諸孫中可謂鼎鼎其外孫樓生徵余言爲壽
樓生之父與余同入泮庭頗懼不惟姻戚之密也族
叔氏汝誠又公甥子日來與弱息論文時時爲促之
且不才生雖晚結髮獲執公策今且衰謝勩力反不
逮公倦遊非無閒奉几杖而性不能飲公且默默不
喜箴人過惟時時仰望閭棟以潛消鄙吝而適值昌
辰更局促不能執爵階側尚敢靳一詞哉顧公從孫
以大行人持節過里閱歷正富亦南雄公後也時侍
公燕其以余言爲何如

賀烏山蔣翁八旬序

予居邑之楓橋鎮鎮姻婚者大都不出其鄉其或出
鄉則曰告遠方蓋難之云而鎮當府縣治之中近出
鄉者又不之縣而之府鎮故尚奢豪而府城繁麗益
甚彼此相染俗漸近儉予每與諸兄弟子姓議國奢
示之以儉而禮失則求之野與其染靡麗於城市也
盍若親山谷中故族蓋其不邇繁華性直而俗朴類

有長厚之道保家裕後其在此也後予遠遊歸仲氏
禘率子女來謁舊呱呱者皆突而弁良有足喜詢其
婚姻家皆邇山谷仲氏進曰夫亦行子之志也予亦
怵然首肯之無何精緘旅擔而陳於堦其赤魴巨且
如豕蓋來自磨石山蔣氏云仲氏長子姻家也予怪
曰何腆重反踰城市耶仲氏曰此皆取諸其宮中非
飾觀者比咸拜而登之夫蔣氏在邑故著姓近則比
屋皆困倉狼籍而俗更古厚如此云閱歲其太翁烏
山公壽且八旬詢之氣益壯步履益健稜層若神仙
然福未量也茲非其長厚之徵耶愚謂兒子輩得染
其風無論他善一事足矣夫壽定於天非可以習染
覲也而亦有以人致者患兒子輩不能習其道耳予
雖倦遊尚在疚未得與公語先進之義不在兒子輩
勉之誰耶至日脩賀予復曰毋崇飾掩窶懼拂彼長
厚之道而失我漸習之意也遂特緘單笥而進之

邑侯方壺謝公初政馳聲序

制憲使握符行部其最殿部中有期會嶺南謝方壺
公來令我暨不三月而御史帥公竣事旌書首公或

者曰何早也邑人駱問禮曰早乎哉考公實政奚啻
於旌旌之爲制屈爾公以盛年發解褒然魁嶺表
矣及上南宮復魁海內四方知不知咸曰此漢賈誼
仲舒之儔謂其才似賈生而學類董子云以是對
大廷而來令下邑也其先聲已足聳人甫下車值積
廢後兼十年當新里籍稅畝契核畝實收除羸縮真
僞百出廷日不下萬人日歷阡陌不可數計中才以
上所不暇給者而公從容指措無不迎刃雖履畝以
監司議出宿民間而廷事不廢若其皜然冰蘖非徒

飾簠簋者比邵康節謂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爲
上見枝葉而知者爲次見蓓蕾而知者爲下公蘊藉
宏深今所發雖未及其萬一然儼之葩艷已不啻蓓
蕾矣而顧以爲早耶聞之父老前令尹語年之富者
莫如婺源潘公擿發逋滯過於老吏語學之正莫如
通山朱公愛民禮士咸出誠欵今公有賈之才有董
之學蓋潘朱二公合爲一人而以行二公之政後之
所到二公已耶此非愚言帥公之言也愚沐公教化
獨先而事帥公又知遇俱非淺淺故樂於發明其意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會邑佐諸君索所以壽公者意甚至業已有言遂忘其越云

屬意餘藁序

屬意餘藁者我邑大夫方壺謝公作也公家五羊其全藁以屬意名爲鄉邦所珍重久此其餘者偶隨宦篋不佞求而得之把玩數過若有所得乃并摘其魁卷僭加之批評以授我子弟暨親友之同志者而訪求者衆苦於鈔錄樓王二生遂壽之梓夫公以盛年魁天下其殊卷傳布海內肯一嚮者孰不想念其全

體而不可得不意車騎偶臨下邑遂使末學小子皆得慰其宿願不佞雖荒落寡昧扃戶正襟每誦一篇無不神怡各釋蓋其積之宏深而發之自得鏗金夏玉之聲納河吐海之氣真有光日月而薄霄漢者良藝林之龜鑑也顧此寂寥數篇無異明月之一痕滄海之一波而諸體皆備自卷首至終篇無一覆語蓋羽毛牙角隨鳳麟犀象而各握其奇麗者有志之士誠能朝夕誦習而得其精微則方員豈外於規矩而尚以多爲嗟夫今之業文者甫知操觚則收集散帙

每每充棟而不得其所當師卽得所師曾不彷彿其
一二遂以爲人相如之室及不得志於主司則相與
呶呶他咎試反而求之果能得是藁之堂奧與否果
能得之則其他咎亦不爲怪此則不佞之所拳拳於
有志者也公諱與思方壺其別號起家進士尹我諸
暨治行燁燁方起不暇論論其切於藝林者如此

贈名醫包賢樂序

諸方技皆外家惟醫出於聖人非明於造化察於性
命旁觀物理而會通其要則夫起死回生容可易易

自吾有識以來惟得之書傳千百年一二人焉爾若
目所覩記未易屈指然籍以療沉痾天札往往亦有
稱奇者譬則臯稷伊傅今古幾人然興衰致理代不
乏賢苟其有濟於一時卽未必純然天德王道而要
不可不謂之良臣哲士吾所知者三士其二皆山陰
人一曰沈東藪余初未習其所得也但郡城士夫每
嘖嘖道之一日家大夫疾甚召之至曰是恙非吾所
專門也姑試之然疾非可試也奈何予時計窮察在
坐五六名醫無能勝其說者付之一劑而效此以名

得者也其一曰張東泉偶來吾鄉治疾多不效然接其談論殊有理其行事類儒者每怪之曰豈有持是術而不驗者一旦先安人疾甚召之兩月而安是時先安人患淋與近舍一富媪同張每視疾必兩至且曰勢甚肖起則俱起媪家求速效數日必易一醫予以張言近理竟不易富媪不起而先安人強健者幾三十年皆張之力此得之以實者也此二人者俱逝矣今所得曰東陽包賢樂以瘍醫濟吾邑有年矣疾者無久近召之必效族弟汝脩從之遊每來與論醫

語皆近理心竊異之詢其所自曰得之吾師某由是益習其素家人雖小疾必付之無不應手而效者夫沈吾先得其名而後究其實張吾得其實而不泥於人言若吾於賢樂則名與實兩得之矣竊嘗慨之士君子抱道術於身實大聲宏固有常理然亦飽其實而不見知於時無其實而竊虛聲者故用人者徇其名不若察其實而待用者能有其實不能必遂其用何者存乎遇也故吾之用醫也可謂拙於用沈善於用張而張不遇走則終無以洒於吾鄉然方吾之用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張也人莫不以爲疑而沈之奇驗其有聲豈無實者
走少而學道離披半生跡頗類張而賢樂之術行於
吾鄉張旣遜之而熟察又非無實者執此以濟四方
安往不效此吾所不能已於健羨也爲汝脩索所以
贈賢樂者因次其說如此嗚呼儒者之道學無終窮
醫固儒者之一事患不能得其槩得之矣患於自足
何怪乎人以方技目之若所謂千百年一二人者吾
方索之而未得賢樂如遇其人或得其道幸有以教
我吾方欲執禮而事之

奉贈邑大夫方壺謝公入

觀序

邑大夫謝公戒行入

觀佐貳諸君餞之郊愚旣僭

有言矣道出楓橋門下諸生之在其地者更供帳道
左而愚以年序復爲祭酒爵旣行作而言曰公行榮
哉前此公偕計上春官考文爲天下魁 聖天子旣
召對而顯榮之授以民社矣不三年遂以計入行且
上之天官考政又將爲天下冠 聖天子寧不明章
之爲有民社者勸乎公行榮矣公年踰二十無幾昔
漢賈傅宋寇萊公皆以富年起家賈誼文采燁然於

國體號通達而萊公旣顯人猶以讀霍光傳畜之然其大業頓殊豈賈傅方召卽爲博士驟遷太中大夫紛紛請建爲褊心者所忌而萊公旣令巴東復宰成安悉心民社不待拆韋應物野水橫舟之句人已卜其必大用然哉今公抱賈傅之才脩萊公之政俛首簿書撫摩黎庶徙善殫咎日不暇給他時敷歷作用必合大道卽有褊心者不至見忌況今奏計其在高等何疑而 聖天子方廣德沛澤改急絃而寬大之設或脩故事以風勵天下在諸賢令中首舉能舍公

哉公行榮矣夫暨自置邑以來長吏之入計者不知其幾矣其殿最之故可考而知也以今環海之內朝會而上計於部者不知其幾其中賢者最不賢者殿亦或有賢而反殿不賢而反最者乎其所以然之故可考而知也公得其說且於還車之日更加之意亦有可惕然而思怡然而釋者否他時當要地以殿最四方亦將以是益慎其衡鑑然則公行矣其榮固不獨在公也愚也落魄半生今且潦倒矣才華忠懇遠謝賈寇而見忌於當道則過之所恨不得爲縣令以

習知當世情務意天下事可抵掌底績至此故懲沸
吹鑿有不知其說之支誕者蓋亦諸生無已之情也
公欣然引滿揚旆登車顧謝諸生乃發

支離集序

翁都叅好吟日積成集以支離自命一旦余得而讀
之顧曰君顧支離乎都叅笑曰我不支離誰支離耶
幼守先公訓粗集章句自謂可以不負諸博士弟子
意圖尺寸而卒以廕入官更顧先公遺訓粗集政事
自謂可以不負諸同列意圖尺寸而十餘年中兩遭

罪逐顧歸山以來囊空甌網骨肉無情茲其寄之吟
咏視夫溫柔敦厚之旨恐徑庭矣卽欲自白於人曰
我非支離人信之耶予於是俛仰張目沉思少頃若
怒若笑拍案而起曰君果支離乎若亦謂君支離矣
尊先公門生故舊徧朝野君不能援附以穩步於青
雲之衢而獨負其耿耿以取顛躓內籍世業宦遊中
外者有年豈不足以謀生而落魄不能慮衣食顧圖
史筆硯則日習不廢每得句不惟識者驚賞而抱膝
自快卽三公萬鎰不以易也揆以世情寧免支離顧

古人謂詩能窮人亦有謂窮而後工者則君所以有是集蓋得於支離者爲多宜君之以是自命也言未訖都叅躍起撫集而嘆曰支離支離然則窮我者爾成我者亦爾耶余大笑都叅亦笑因呼童子酌酒感慨悲歌者久之夫子結髮沐榮靖公教愛讀公知白堂稿知所興起因得與都叅君交今幾三十年矣不偶於世頗與君似中間唱和不一而足予語俚無足言者君句皆在集中每讀一篇必爲憮然嗚呼君性骨鯁面詰人過不顧公卿而淪落如不才者獨始終

不蒙忤色且過許不以爲庸人吾何得此於君哉世有知言者將刻是集附知白藁後則明其所以支離者宜莫如予也因筆之卷端都叅君名餘忠字孝成別號東白榮靖公冢子初官太僕旣調復移光祿歷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致政云

三世 恩榮詩冊序

萬曆十年 皇上以華渚之慶覃恩中外方伯姚公時爲陝右大叅例授中大夫祖隱君及父貴竹公皆如其官祖母楊前母黃母白妻趙繼王皆淑人而母

獨加太三世蒙 恩八制俱下亦可謂仕途之榮遇
矣公轉總山右憲而得 命詠歌其事者既已成帙
暨轄楚而 鸞書適至時太淑人在堂同寅諸公既
執通家子禮爲詞以壽而不盡之情復託之篇章雍
雍多大雅問禮惟天與善人舊矣寧在旦夕方隱君
之懋德範俗人謂姚氏之興當勃焉莫禦而至貴竹
公始顯貴竹公憑藉先德積學勵行忠謨直道表人
耳目將何遠不到而名位僅至貴竹雖兩犯 龍顏
俱蒙 優假遷歷清司與叅藩政 恩遇不可謂不

隆而才止是耶乃寂寂掛冠踰三十年而公始起家
由縣令入御史臺徧歷藩臬洪猷懿業寸循尺奏始
有今日今人持片善卽以責效於天少不如意遂謂
天道爽實不知天道寧爽顧其事不無遲速譬之江
河其來有源其行有次則漸巨以至於海驟盈者詎
曰無之涸亦不待旋踵勢固然耳公直諒和易不少
方物而淵深宏博扣之沛然以故所至響應望重
朝野指日且登三事則卽今詠歌何足稱異嗟夫
朝廷推心廣愛大惠臣工寧有所吝惜顧人多承受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之無地是故必忠誠素定休嘉始契而公兩世
朝自貴竹公以司馬尚書郎逮公以南陵令蜀臬使
及今榮授皆以 覃恩遭逢詎曰偶然且不才與公
同日起家濫受 國恩寧不自愧而視公所得及詠
歌諸什不覺憮然遂僭書之使興起於諸什者知所
由來云

贈大叅蘇公赴陝右任序

孔隣蘇公以胡臬副督上江防晉參知陝右政守關
內問禮竊惟君子長者歷履關地方重輕嘗上稽七

雄之際形勢莫如秦楚秦沃野四塞惟以一面制諸
侯楚襟帶江湖而利盡南海勝頗相當顧其強弱則
惟人是係我 朝並建藩臬楚地邊夷山寇竊發黔
粵之交居多然長江尤易出沒而洞庭泛濫勢傾溟
渤不逞者玩爲淵藪上江防督兵扼其衝以聯絡諸
路雖策應不止一方而要會有歸是故上江防治而
楚始可挈裘而理語威嚴也秦地邊蕃連虜兵馬之
衝宜不在會城而潼關峻隘過古函谷冠蓋戎馬之
往來此其咽喉而安集斂役籌少不當無以接應諸

邊而當責望者之意是故必關內治而秦始可建瓴而理語撫循也威嚴撫循事則不同而用實相濟公之督江防也約已壯猷飭吏士遴將卒剔蠹起弱使葦荏數千里波清而霧霽推此以撫循關內奚待外求嗟夫士君子能爲才不能使人必知其才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盡其用懷抱利器動中時宜而人以弁髦視之者不少夫旣以弁髦視才用君子而謂其足爲地方重者否也方公之初控洞庭人亦有未悉其至者及其政成而遠近倚賴驟遷要區謂非知所

重公耶君子爲當世重而不能爲重於當世公任江防能爲楚重而在關內不能爲秦重是理之所必無何者公端雅諒直其明作愷悌用之威嚴固宜而於撫循尤順且關以內固公舊遊地政教風俗所當後先察之甚熟而秦人重賢收士以強其國大過於楚遺風猶在卽 朝廷崇德保盈不獨在秦而其父老子弟興起尤易秦人之重公當不啻楚則公之爲秦重亦將有溢於楚者公行同遊諸公例有贈授簡不才遂僭書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八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圓機營陣圖說略序

圓機營陣圖說略者大同見衡李公治兵塞上時所著其法本黃帝握奇用之塞上已有成驗會來總楚憲予始得而讀之反覆數過似若有所得者因念今天下稱名將在東南莫如戚將軍其所著紀效新書頗足發明古制而益之以新見鑿鑿措有明效說者

謂非盡出戚將軍蓋戚將軍與新安汪司馬同事久
且相得甚爲以經術潤色之信然宜其開卷了了無
問識不識謂爲兵家要典今以是書考之又有出新
書之外者或又謂戚將軍陣法成於海上用之東南
爲宜公法成於塞上用之西北爲便竊謂不然法有
定局用無方體得其機要則闔闢變化何所不宜顧
在人用之何如耳嗚呼陣法果足以盡兵家之用哉
而兵家妙用又果能外陣法哉奕有譜譜不足盡奕
之巧而不出於譜之外至於大匠之規矩醫師之方

訣亦然卽兵家所關更大運用之妙當有出於成法
之外者神於法而不離乎法在其人焉爾公陣法用
三千人正兵九隊又九之爲八十一伏兵六隊又六
之爲三十六其數皆合易卦易之爲言變易也縱橫
顛倒如陰陽之禪於四時分限未嘗不明而錯綜莫
知端緒顧神明其說則存乎人昔趙奢爲名將括能
讀父書而卒以貽笑豈其書不足用讀書而不識變
人固逆知其所終特趙君未之察爾括無足論孫武
十三篇在兵家如儒之六藝乃其伐楚身自蹈其所

戒彼豈自言而卒自忘之時所同事者懷父讎之子
胥彼知快其忿痛而已何暇顧成敗然則讀書者未
必能用善用者未必能盡逮其不驗執以歸咎於法
之不善甚謂智術法度有時而窮終不如帝王仁義
之師不知仁義之師卒亦有不能舍法度者五步六
步七伐八伐已載之聖經矣顧用師必出於不得已
不若後世之輕動而方今海內晏然 聖天子居安
慮危側席鼓鼙則是書固有志者所不可廢況有治
兵之責者乎因壽之梓思與同事者共而爲道古今
之用法者其盡與不盡要有非法所能必與帝王之
不能廢法如此然則讀是書者亦慎所用而務求合
於帝王用法之道哉

贈學憲洪洲王公奏績報最序

洪洲王公之憲楚也始巡武昌兼治兵旣而改督學
政三載奏績以最 報封錫俱如制一時同事諸大
夫旅慶之或曰公憲楚飭刑而刑平治兵而兵競督
學而士子彬彬雅道日盛久任而崇遷之 令甲具
在惟公懋哉或曰公曾憲閩矣甫入境而監試事紀

法加飭及放榜而得名士爲多憲楚亦然因改督學
紀法益加飭 報最之命方至而又值放榜所得名
士皆公所造就惟公榮哉或曰公起家二十餘年浮
沉中外拂抑百端始有今日其閱歷諳練深且熟矣
後日所向孰不迎刃而所得乃在按刃地古人謂無
忘射鉤公其念哉語畢授不才以簡竊惟諸大夫之
言盡矣獨念昔與公同日解褐此時意氣孰不薄雲
霄而隘山海今大者廟廊次者亦不失爲九州長而
乃者差池落魄不才無可稱數於分爲宜顧公著見

表表猶然以一時之慶更爲誇榮詫盛期望將來人
非金石來日幾何卽撫膺反視尚有瞠乎其後者要
不可以尺寸軒輊大丈夫不爲仕宦則已夫旣策名
委質先資有言詎曰尋常苟不得志則衰徊感慨亦
今古所同而公無幾微見詞色其見定其養至矣於
戲計初入楚遇公赤壁之下偶談周郎暨蘇長公事
爲之慨然旣而上黃鶴樓憑窻四顧指大別而追江
漢之所以會也相與頌禹功之大而九疑蒼梧隱然
在目其下非洞庭湘江乎屈原賈誼沉鬱千古他若

淮陰雲夢叔子峴山宗元永溪之類累非指數能盡其成就之大小際遇之順逆當時豈無榮辱得喪之感而今皆與烟霧同愴莽以斯知莊生齊物之論右軍歸盡之嘆良非無謂則夫一時之遭遇亦何足以動達人之大觀然榮辱予奪實帝王御世之大權古人謂飲啄皆朝廷恩澤而士大夫有慶以君賜爲重今公所遇獨非 聖明賜乎則欣然於寮案之間而有頌有規良有不容已者非謂此足以重公也僭著之簡

刻馮海粟梅花百詠序

世傳梅花百詠無慮數十家皆踵元中峯僧而實倡於馮海粟海粟艤舟錢塘趙子昂語以中峯之敏慧時江梅正發遂詠百絕以叩予不知海粟何如人或者稱學士而子昂與之語必非淺淺者今其百絕雖皆詠梅而物情世態含儼殆盡觸景引類縱橫顛倒莫不有洽於衷而入其微者不才固無知識把玩每至忘倦且以其帙之輕而便攜也卽走天涯無不自適清朝良夜擊節朗諷暢然神怡有不待登羅浮入

孤山而風致襲人鄙吝已潛遜矣抱牘武昌情況頗不爲佳署後一小亭當池中四面長楊垂垂而雜卉叢芳梅枝窈矯猶爲可愛政暇命童子烹茶焚香展是卷對視不覺身之在畏境也偶邑博士鄒君昌言至與之語遂授之校梓以與好事者共且使誦後人之百詠者知所本云時萬曆乙酉秋九月望日諸暨駱問禮書於武昌道之襲香亭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乙酉歲當大比士在湖廣則侍御任公實監臨

之肅綱慎紀旣錄文士登之朝矣而復錄武士如

制問禮忝執事者後僭爲言竊惟文武一道也古

者道德有於身則文武惟其所用用之於內則順治而禮樂文章彪炳充塞用之於外則無敵而謨猷功烈振迅奮揚顧世故日新備道雖同而致用不無專美垂紳擗管從容俎豆詩書禮義之士非盡不足於武而披堅挽銳呼吸指顧之間出奇運變使帷幄克壯之畫益張而無競則要必有擅其能而不容獨任夫文士者故章逢介胄表裏鼎黼卽我國家監古

立極獨超三五而文武將相設科並重士生其時得
與盛典 社稷蒼生賴藉不少豈惟誇榮市里而已
也然竊嘗論之古之爲將士也易而今之爲將士也
難何則古者用將慎始慮終授之不輕而信之甚篤
譬之屈乘棘產所取者遠到則不議其蹄嚙卽見其
片瑕不以掩瑜阻間不能遽入而意氣得以自舒故
士患無抱負不患功業之不隆後世或異然矣士非
抱有全德卽奇能百出而規度矩繩者環視而竊指
志趣未及竟而王良爲賤工二卵無干城者比比故

方推轂授鉞在上者未嘗不以古爲範而在下者要
當以近世爲鑑且今所取於諸將士者非以其騎射
之優籌畫之富乎一旦舉而效之用果能長驅席捲
封狼居胥而小亦斬將奪旗不失爲偏裨乎卽能矣
果能平居與士卒同甘苦不矜功不忌能不爲利害
所動以全德將其才使環而視且指者莫得其間矣
乎果若是則雖居今日猶在上古其有光於盛典亦
多矣夫量材以專其能而不必求備者用人之大要
也因材以大其授而必期於全者待用之大誼也今

聖天子方取大木於楚間禮嘗執役側聞供事者之語矣其圍同其長同其堅直同而價直殊蓋微有可指終不得受上直非故吝之其致然矣諸將士固楚材也 朝廷以木爲楚材且不遠千里取之顧諸將士之大材寧惜重價所願諸士棟梁廊廟而必受上直則善爾雖然亦聞主木者之說矣恐恐然懼不中乎將作者之用也恐恐然懼將作者一時不能盡收則不可復進也彼木也局於物者也士則有不局於物者矣可大可小可遲可速故曰道也古之人道

德有於身則致用惟其所遇匪特文士已也今日之士獨非古之士耶爲告於侍御公而書之

贈大叅戎向葵馬公鎮守金山序

國家分闡聚兵西北防邊東南防海而邊所重者薊遼海所重者浙直豈非皆以肩屏畿輔然哉往年浙直多事以承平後將與兵一無可用當事者百計儲養漸至充物芟夷蕩平海波爲息而或者遂視行伍中飽食鮮衣抱重超巨者若長物稍稍損節之損節之不已激爲大釁彼其志不欲以蒼赤脂膏養無藉

真一樓集 卷三
游手且鯨鯢既逝不若羶塵雖不南逼勢每犬羊而
鍾山石頭雖巍然壯麗視居庸山海環依 旒袞者
終爲有間故然豈盡無謂而五材並用五尺童子能
言之猛夫悍士所不敢輕入山林者以虎豹盤踞其
中故卽風恬浪靜而沿海貔貅雲屯蜂聚 祖宗所
以保衛社稷者其術固難言哉難其術所以慎選名
將而今之言將者其賢可數而知也佼壯果敢則賢
射藝足力則賢多機械則賢善談論脩威儀而謙恭
能下士也則賢涉獵紀傳而有文詞則賢侈聲華而

行誼滿耳則賢彼數者皆於禦敵不盡當也而賢之
豈不以道與時宜承平將領所賴以撫摩士卒要不
當一以武猛爲主耶然而有事之慮疎矣向葵馬公
以楚閩獨坐晉叅戎開府金山金山當松海邇浙而
甸南輔百戰勛近始息肩財力旣殫撫養士卒爲
難而公以世胄起家魁梧奇偉吐詞朗朗執銳挽強
萬夫辟易時或操觚綴錦駸駸出文士右於世所稱
賢者無一不備而沉毅多謀倜儻任事又有出於世
俗所賢之外脩隆舉正在楚已有成驗他日使金山

雄勝隱然增重東南則 聖天子崇功奠要且將藉
爲西北長城故於其行也爲道其任之所以爲重術
之所以爲難及時將之所以爲賢而要當有別慮者
與諸大夫同告之以致願望意若其防禦致勝之要
則公鎮地密切桑梓功名原起海上夷險備嘗籌之
必熟且不敢以燕人之襲令掩口

贈玉岡張公總憲山東序

玉岡張公以湖廣叅知政事轉總山東憲諸大夫供
帳郊門問禮執簡爲道諸大夫之意以贈竊惟仕宦

而登 廊廟功在社稷望過臯益者亦知其所自乎
在詩有言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夫正而且直神方聽之也況於人乎而能無穀也顧
神有常理而人無常情惟無常情也故正直者或未
必盡穀而惟有常理也則終有不能不穀者而情與
理相爲貞勝則正直之爲世用方紛然不容端倪又
在正直君子執其綱維與神道相表裏然後直道常
伸而世常熙泰嗚呼是何可易言也成弘以前勿論
矣自後事或難言拖朱挽紫者孰不以正直是許其

上者觸時感事探驪撩虎出百死得一生公論旋著
平步青雲望之者以爲神品而或者負其意氣以藐
世次者出奇運最鞭霆詫霧南澄海波北捲塞漠登
壇封胥一歲不下九轉飛而食肉相法不虛矣而或
者假其功能以自殖次者守理循法謹樞機時進退
吐詞繪章聲華燦然龔黃魏丙貌在下風矣而或者
務爲粉飾而無實而真抱正直者或又出於三者外
此其贗實既不容易見而九重萬里持衡秉度必有
所寄則正直之士所賴以自表皆有不在我者然而

神之聽終不爽也方公之爲名御史也風節凜凜使
少能依違當道榮進不素定乎而旣以序進殿中復
補外鎮繼而振旅塞上功能表表使能顧盼自銜序
遷寧復足語而復叅藩政叅藩且在楚當權焰初息
持之者隨與矯毫釐或至于里而公斤斤不失權度
其他政平訟理田野樂業而夷隘汪波熙熙無警皆
爲餘事然公方默默恥與英邁者矜智能而旋有是
轉轉雖亦以序而秩崇任要矣非 今時清世泰而
公正直孚於神人之驗耶夫惟正直能爲世用亦惟

正直者能盡世之用。朝廷特置憲臺分布中外假
之雄要蓋藉以綏緝淑慝而山東古齊魯名邦襟山
帶海環拱畿輔藩閫所轄星布棋列雄甲天下且運
道所由姦宄出沒公總持大體一以舊所蘊藉者運
之爲有餘用他日晉當內臺以劑量中外使江湖邊
徼之外巖廊清廟之側凡爲神所聽者不至終於不
穀而亂真者不得間焉嗚呼太平之響其有窮哉

奉贈縣侯時公序

暨於海內稱巖邑而於今爲甚夫暨地僻而寡聞者
僻則傳舍不擾兼以聞者寡則擯紹袖手終日邑大
夫得專力治事而何以稱巖然其所以巖卒坐是二
者山深谷莽斯民不覩聲名文物禮義之教若易入
而一不入禮義則入於恣戾鄰邑之顯者樂其地產
之饒而民且易與也相與堅白異同於其中邑大夫
冠裳少不整則姦慝叢生而近又以盜禁頗嚴上下
巧文鼠輩內外連橫伺上人意向舞攫以爲固然以
故催征愈急逋負愈甚無情者日熾士子亦倖俛成
風盜賊且公行無忌閭閻嗷嗷雖四方所不能盡免

而暨爲尤矣得不曰巖哉迺我侯時公下車不兩月而前數者皆冰消霧散不知何往胡奏效之捷哉蓋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兩邑無久暫皆隱隱聲望重中外 朝廷念暨之巖特有此 命而公以閱歷之熟者發其廉平公慎之素真無愧於古之良吏宜有然者然公未嘗務矯矯節惟其律已正馭左右嚴臨士民恕物來觸鑑事至迎刃大體固敦而幽細亦罔滯壅每下一令遠近莫不奔走稱快然則邑何巖哉在其人耳嗚呼士君子彈冠履甲簪執不以台鼎自視

一縣事儔謂足展其驥步而卒未必盡然甚者據席高談張陳其美貢奇於上官示恩於交好自謂聲音笑貌足爲上理固亦有歸其籠絡者而後效終無可紀公溫容可掬雖遇卑鄙未嘗出一過高語其度量已自逾常而將之以前數者何邑之巖願不佞竊有說焉不佞自廢歸日與農夫伍故多知田野事則嘗見治磽田者矣收不逮肥饒者半一旦轉授上農覽其穎實者莫不嘆地力之無常也無何上農去而磽瘠如故又見治圃者矣偶得塲師起其蓁蕪正其疆

畝別種計時芟且漑皆有成法塲師卽遠而衆工習
熟其事稔暢忘年所雖董役者或二三其說終無大
損方今久任之法固獨有守令第歷兩邑來今旣
五月卽久不當更三年淹也安得使暨不仍爲磽田
而終成嘉圃哉文蜀而僻陋至今齊魯韓潮而嶺南
文學日且與中原並事良在人公凡所措置皆非爲
旦夕計者於二公何有直指使蔡公廉其實旌章首
借而學祭酒龍君甫履任與其寮友共圖所以贈君
者不佞謂旌章榮進階耳公所素定奚足多述惟使
我暨終不爲海內稱巖邑則亦不朽一事庶足當公
之心也忘其鄙而以塲師治圃之說進

奉壽邑大夫時公序

或問邑大夫時公於予曰所貴乎甲科者出爲郡邑
一入則風憲要地志遂得行耳暨邑巖前此得風憲
者燦若晨星也如時公何予應之曰地能限人耶公
事無小大鑑懸而刃解人無歟寡襁保而江飲識宏
器巨要地能舍公耶或又問曰公爲政持大體不苛
不縱近世所鮮入必當要地當要地則福先及暨予

應之曰人能必位耶公正已直道知無不爲苟利於
民不知有我黃鍾大響里耳所驚飛黃騶裏伯樂相
而造父駕之爾要地必及公耶或曰子何言之矛盾
也曰非然也前所言於公者居要地之用而直質以
理後所言於公者居要地之體而兼慮其遇以理乘
遇則遇在可必以遇乘理則理或失常然遇惟旦夕
而理終不易譬之日月尺霧之障必不崇朝而中天
普照按度可得況方 今道明論暢如公盛大兩浙
正幾海內能幾俯仰四顧孰非知己而遇能乘之於

理外耶顧言不及理不見公之大言不及遇不見公
之正正固所以成其大而可必其合一則惟公與此
時也學祭酒龍君偕其寮索言壽公子謂天旣篤生
公則必大用公借重要地此當其時矣業已有言遂
次而進之

民心公論序

李君之簿我諸暨也絕口不問鹽米衙舍蕭然自俸
入外不見一異物而幹局更敏以故任過五稔大半
賢勞在外上自郡邑長吏下至里巷黔黎莫不以暨

有賢簿君乃不得專力於暨爲恨然所借皆時務之急又不敢妄有所請無論其他卽海塘之役同事者讓能而董成者無不嘖嘖每回任則運用風生公私交頌惟以旦夕將鶯遷鴻舉爲慮而君亦以廉幹自喜雖謙謹下人而挺挺不染卑陋態乃除書忽至則賈傅長沙之行爾君雖坦然不以爲意而治裝無具家人不無難色邑之父老子弟攀號無計則問其說於不佞不佞驟聞氣塞徐而慨曰山林槁朽惡能爲父老子弟謀我賢簿君哉所竊念者世風爾夫官無

崇卑自一命以上孰不關生民休戚而榮肥之念古今同之幸今世道清明旌別淑慝不爽毫釐薄海內外抱瑜者彈冠中餒者易服豈非千載一際而忽有此也然則賢者何勸不賢者何慕而吏治得無損哉嗟夫人言仕爲畏途仕亦何畏賢否有定品而毀譽無恒職守有常分而遭逢多故俛首德業利不誘威不惕寧不稱正直彼比肩而立者方艷於紛華忘俎豆之飾而勤雉鴈之贄能不以形短疾我而逮其收效遇齊威則阿烹而卽墨廟授設遇齊景而晏嬰幾

不得再請治邑矣彼其巨者且然況夫任非六翮而
資出旁孽按籜而數其履積歲而計其貲吞舟者網
漏而金石目迷則與瓦礫同汰漢唐而下大抵皆然
又誰能得其真精於驅黃牝牡之外出其聲價於駟
儉雌黃之口使才無大小皆得其所而吏治日有光
哉君來由武康尉曾讀武康誌謂君多才能詩綽有
水蘂聲是君之爲良吏彼此一節然通於彼而塞於
此則適然之遇有不在我者不佞曾得罪於要地君
爲我寬之而君亦非要地所喜宜有此行君行矣父

老子弟之情固爾然其間豈無指空囊而惜君之不
遇者豈無馨潔腥穢而以君爲不足爲者亦豈無頌
萊蕪之金圖浦城之像謂古人不足多而卽以卑賤
享榮利不以易此者突入桑梓豈無鞅季子之金而
嗟君之失計者又豈無憐范叔之寒而切齒於當路
者抑豈無誦杜拾遺贈崔秋浦之句以上公壽謂君
能不失其平生而巧進侈滿之徒卒然遇君當掩面
而走者此其孰得孰失孰僻孰衷暨民之口碑吾旣
熟聞之而得其情矣君邑多名賢巨卿豈無能辨其

說者敢著爲論使父老子弟勒其一於石以寄歲時
感慕無聊之心書其一於軸以詢君之桑梓名巨必
有定論當於君之衷而亦將以風夫柄吏治者云君
名某字某豐城人

重刻得月稿序

當元之季何其多隱君子耶穢薄夷祿則忘枯藁之
嘆灼知夷運則待聖人之興此其志節有不可及者
而尤盛於我越豈宋蹕久住臨安其忠義鬱憤之氣
涵之更深而風運所流不易磨滅耶然而事業文章

終無所表見則卒與草木同腐浦江青田使 聖人
更百年不興其著見得如今日否耶而或者生邇羶
塵精光莫掩若姚許諸公能以箕山遜詞自免者鮮
矣幸而免也如陳靜脩金仁山諸君高風勁節固不
可泯亦賴有遺文爲世所膾炙爾年友呂可明先生
每與不佞道其先世則畊公之志節亦曾爲作石鼓
山聳詩然猶未覩其深也今年重刊公所遺得月稿
復以序見囑不佞反復數過不覺自失嗚呼公固隱
君蓋天下士也向微此稿吾之知公終杜權爾稿數

百篇諸體皆備而莫不雄渾蘊藉感慨深沉非積宏
養邃何以得此使公得見之事業卽未必如青田諸
老豈一無可觀而且抱許丞之憾故知厚如青田曾
薦之 龍飛之會而不起後復以他薦小授隨卽勇
退是以功業不少槩見而其所以得免於不意之樊
籠則未必非有得於此且得以專其力於詞章窮而
後工豈盡不然而民到于今所以知公爲隱君子者
此良足爲左券故不佞謂公此稿足傳傳此稿已足
見公宜可明之不忘此舉也公著述有牧坡集力田

集及四籀六緯群史小學疏解訂集朱子家禮俱散
失獨存此稿蓋洪武間廬陵曾君衍所評而公賢孫
鳳及鼐所編梓得月云者義取不得日先輩謂其志
可選信矣歲久板亦殘缺可明以公八世賢裔圖其
不朽而遠及不佞不惟孝敬純篤且以嘉惠後學而
存念知舊亦出尋常夫可明與不佞爲同年進士常
以志節相砥礪今皆謝事矣雖同郡而山川限隔卽
不惜千金享敝箒當不及此敢無一言以發明呂氏
先後彰傳之盛美哉公有女稱清明姑守節甚奇別

有傳及歌詠并刻之附卷亦足以見公流芳之一節
嗟夫文詞以志節重亦惟有志節者爲有文詞後之
徵隱君子者其應有味茲稿哉

黃溪包氏族譜序

東陽黃溪包氏重修族譜成會其賢有與族弟遊者
因得讀之按譜包蓋宋孝肅公後自元時始有遷黃
溪者至是十有三世譜且三修其族屬之盛按譜了
然而嘉猷懿訓森然畢備則例由特起愚謂以文章
名世而且相知至歐蘇止矣其爲譜豈不能參考歸

一而卒不無少異此如西施鄭旦俱當三千而拖珠
被繡各隨其致事固有然者況世多謂族之有譜如
國之有史史有傳表亦有書志爲譜者獨可寥寥徒
記其姓名世次而使一時之聲名文物不獲表見於
後哉作此者良爲有意竊嘗論之天地之大也日月
星辰雲物之變山川邦域草木之蕃孰不有典籍可
以指掌至所以周流於其間而使運行蕃育不失其
正者則有主焉族之譜典籍也至所以聯族人之情
增前人之光者安在是必有不盡於姓名世次之間

者此譜所以講之詳而不嫌於載之悉也與包氏子
孫能世守此義豈其無愧孝肅之後而已族弟且爲
索序序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教民彝訓序

時公之蒞我暨也不數月而百務具興公私樂業因
緝男女之要行各數百言爲訓嗚呼此三代以上良
宰執謂爲不可一日無而後世視爲文具者也而何
幸見之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者謂愷以
強教悌以悅安二者缺一不可公自蒞政以來凡所

作爲皆崇本務實真所謂視邑如家視民如子以故
觸處響應訟清盜緝積逋宿慝莫不就理民且蒸蒸
向方矣而復有是訓將驅悅安之衆而強之爲善公
先會諸士子課文未嘗不道以德行繼頌保甲令一
以講明 聖諭爲首務而更益以此蓋尤其喫緊者
愷悌兼至何以加此夫世風民俗上作之斯興而文
告話言三代所不廢斯訓也據實屬辭撫之易曉而
玩之愈深義例之正上可以爭衡於謨誥風雅以不
肖讀之尚若發矇況夫有識誠使爲父兄者以教其

子弟爲子弟者以事其父兄而內內外外各以相正
有不三代其風俗而爲 社稷盈成之助者吾不信
矣夫吾越文憲甲中原而暨獨寥寥不才生長其中
卽寡昧無當感事觸時未嘗不欲偕父老子弟一洗
凡鄙而德薄力微衆莫之與固嘗叨寄民社而優游
玩愒亦無成效不圖獲覩此舉也能不怡然適奮然
作忘其魯鈍攘臂挽幟與林林者朝惟夕礪以終令
圖顧所以共成此舉在各有志者之自盡爾夫秉彝
好德人所同有所患志之不立即或有志而困苦累

其心風會拂其向不自知其湮沒有識者且爲扼腕
今吾與父老子弟安養於愷悌之化而不能更相勸
勉佩服雅訓以終令圖寧不自負其遇哉大都上德
惟風下德惟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而率先草莽當
自衣冠之類始不才殊猥瑣固已濫附於衣冠之列
矣僭陳其說於公而序之且因以自策云

壽鄭庭棟六十序

由義門抵敝里程兩日非朱陳比自西華公與我懷
遠公同賓於鄉旣又同舍於胄學歡然得也遂結爲

婚姻時庭棟與長妹俱在懷抱懷遠公固謂不凡及
兩公各治邑有聲始婚余時方弱冠多不自揣四顧
少許可而一見尤謂不凡庭棟亦欣欣不余鄙也每
來省留輒月餘無不與余傾倒者故長妹與荆婦於
諸姑嫂中情亦加厚行李往來無不寄聲致慇懃庭
棟貌敦行篤好古樂善自幼習懷素草法一揮數幅
皆龍蟠鳳矯每稱得意人亦驚詫而尤自以孝義後
不當下混流俗刻意禔檢行誼日新宗黨親知無不
推重其可舉者飭祖廟以昭前烈之休光舉會膳以

存同居之餼緒且曰浦入 聖朝有我祖宗之孝義
不可無宋學士之文章而祠在其里力起其圯日課
諸子必以文行相副人有不平一言輸允其義達類
如此自余奔走四方幾三十年會晤日疎而意氣逾
密卽萬里外音聞必至余歸而庭棟適來感今思舊
執手勃勃顧三子皆突弁蜚聲當道時爲品最蘭馨
玉立殊可人意而其從子早已聽鹿鳴名上 天府
爲先驅矣今年其長者下帷隣右與遊者皆兒輩碩
交瑤華出草卽得批覽每爲擊節而適庭棟六旬初

度告歸爲壽凡在親知者咸謂不可無言也僭序而
賦之詩曰木喬花爛兮浦水之陽義門巍巍兮義士
蹒蹒白眉者誰兮服楚且臧百年弓鞬兮風清日長
衣冠濟集兮何以稱觴唐之張陳昔旣讓望兮漢之
晁董行且遜芳承前啓後光家邦兮祉懿無疆我有
素琴協陶令之清商兮雅懷同調對新涼巧一張公
有子期之聰能爲我披襟引滿更徜徉兮我亦何必
登公之堂

崇本錄序

崇本錄者錄其所以崇本之意崇本之事與夫崇本之具以慮遠也欲我後人世守而弗失也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不可忘而實人所易忘故聖人制為之中而於其尤易忘而尤不可忘者特加隆焉曰親卽盡而不祧若周之后稷是矣或曰此天子制耳諸侯大夫皆有太祖之廟援之可也不曰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乎曰此不可以執一論也後之言禮者曰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無貴賤一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祀及高祖何獨無始祖哉故

程子雖疑其僭而朱子家禮仍於四世之外存有始祖之祀特變文言初耳說者又謂家禮大夫禮寒門雖間有為大夫者非宗子又非世官似不可以祀其先人然後世之大夫皆非古之大夫等愚意朱子亦猶人耳而著為成書欲率其子姓與天下共為之恐未必專為大夫設古禮不下庶人語儀章度數等威之文耳若綱常倫理則正所謂無貴賤一者祀禮非倫理所關乎而大夫士庶興替遷徙皆不可常寧無當於別子者而得執其一說以廢報本追遠之大義

哉矧賢有德者在 國典且世祀之而獨限其子孫
是必不然然則別子爲祖所當百世不遷未始不達
於庶人特禮無明文而考禮者不深究其義大儒如
程子猶且疑之儔敢以義起自任而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族之人同一本者也同一本則報反之義
當共脩之而睦族所以廣孝又百行之本故尊祖而
因以敬宗收族此崇本之意也而歲四大會月皆有
小會以薦明禋以展宗盟皆崇本之事而若儀制若
品物若冠服若宮室器皿田產莫不備錄無非欲子

孫世世守之而不失其事不忘其意云耳夫人至切
者父母朝死而夕或忘之何有於遠祖至近者父兄
一失而遂成胡越何有於族人此皆失其本心者也
誠能不忘其本心自仁率親生而事之以禮則何敢
慢於族人死而葬祭之以禮則何敢遺其先祖而得
今所以崇本之意反而求之遠祖且不可忘也矧親
所未盡族人且不可失也矧吾之一體則興孝與弟
益將有不容已者卽貧富賢愚不可一律而各因其
得爲之分以致其自盡之心未必比屋可封也寧不

秩然稱故族哉此則錄所未發而實深有望於族之
長幼卑尊者也大抵聖賢之所得者深故能因心以
立禮而吾人非聖賢也所貴因禮以反其心則事與
意固當兼脩而行禮者以貨力辭讓飲食古記之矣
則其具寧可少缺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一人之
身尚所不免況我後人能保其盡帥夫初而爲後人
者又可漫視是錄而輕以覆瓿爲也語有之水木本
源欲蓄木者必培其本欲洪流者必濬其源古之人
懋德廣業未有不以倫理爲本者然則是錄也固今
之所以慮遠實後之所當自慮者也

南冢宰潘公奏績頌序

南京吏部尚書潘公以進士及第第二人入官幾三
十年歷禮部尚書中有所槩力請得假 聖天子簡
用老成起掌南京禮部數月晉今秩又數月通滿三
年例當奏績一時衣冠自文武大臣以及府史胥徒
莫不奔走企望車塵曰公負天下之望久矣茲行其
留相天子乎或者曰公惟負天下之望也安得遽留
其復來總率我南中百工行且有待乎職方郎駱問

禮聞之曰智哉言也公亦奉天之時而已自古相天下者可稽而語矣天子當陽威福宣著則擇相之權在天子若其虛懷盡下進連茹彙則擇相之權在樞要在天子者正也正則必得其人而天下治然用人以意不惟其賢四海緣之以多事者有矣漢公孫弘輩非天子所自擇耶在樞要者時也時則易泥而不得其人然進賢爲國不私其身社稷賴之以靈長者亦多矣唐五王諸臣非樞要所潛授耶凡若此者皆天也公正直坦易平生不見疾言遽色有相天下之

度精白淵沉開誠布公有相天下之德議大政決大疑不厲聲色從容一二言雖事在萬里外若揭裘而得其領採網而得其綱也有相天下之才方世廟之當陽公宜入相矣而宣室之前席多以受釐公不閑道鬼神之情狀也及穆廟之虛懷公宜入相矣而君實之正大亦喜用附已者公不能潤詞色以媚竈也故雖負天下之望而相天下之期尚有所待茲行也聖天子英年睿質赫然當陽有世廟之獨斷而急於務民之義勤學好問歆然逮下有穆

廟之虛懷而二三樞要又皆以正直是許則持盈
保和終有不能不致公於樞密者顧時之遲速有非
人之所能必焉爾何者世運係於天乘遇觀乎時時
固天之所爲也故世運一日未至則君子之乘遇一
日未孚以成湯之聖聘伊尹於草野夫復何疑而必
俟夫三使察其意之至否爾意之至否固天之所以
篤夫世運而君子乘之以進止者也是故古之君子
樂進則四海蒙其福難進則百世仰其光惟其時而
已矣公進而拜命於庭其誌觀用我者之意果至

與否其至與天也雖在樞要亦不容辭時固不可失
也其未至與天也卽在 天子亦不當進時尤不可
先也不失時以福四海不先時以光百世其光百世
者固福四海之地也公蓋持之素矣昔寇萊公入相
而魏野欲挽其行後世莫不多之夫魏野何知萊公
負天下之望何如者而能泥其相哉惟其不徐觀真
宗之意而急於一試爲先時爾公之碩大非萊公比
而鄉曲小子沐公教愛有不在魏野之後者於公之
行不能無言也敬發所聞而爲之頌云頌曰 聖神

御宇並建兩京設官分職腹心股肱赫赫冢宰百辟
是程崇明殫僻秉鈞持衡猗與潘公篤生南明貞藏
元啓箕精嶽靈皎如日月挺若泰恒陂涵千頃海吞
萬鯨德崇業懋台階晉登宜參 密勿商鼎和羹公
曰惟此進不可輕始之罔巨後何能亨不見宋準漢
公孫弘守正需時坎止雲行維 帝濬哲博采群情
眷茲根本式借鈞衡群公讓德多士儀刑 典章具
在嘉績告成恪遵 懿憲進質 明庭公車鱗鱗駿
發江城搢紳奔走日彩雲晴公舟泛泛搖曳江亭旌

旗擁簇風和塵清維茲何時陽氣方升計公至 闕
泰階正平 聖主臨軒且勞且迎公來何暮佐我持
盈相彼金甌久覆公名於戲噫嘻司運在天匡世視
時潛會默授誰得而私人以天定天以人動旣生公
才必盡公用時之後先在順而奉小子何知拜舞興
頌

送邑大夫尹公入主繕部政序

萬曆丙申夏 朝廷方徵天下有司之異等者入選
風憲近侍邑大夫尹公在首列疏上 聖天子慎重

倍往昔持之數月不下部院大臣因議量移其尤異者在內仍候選改而聖天子仍慎重又持之兩月不下及下而得繕部行邑之父老子弟無不奔走若失慈母而問禮當大夫士餞席僭祭酒爵行不能無言也夫大夫茲行暫借爾旦夕且改授然此等之不在我者非所當言欲言繕部政而枯槁山林爲日已久視京國若在夢中而何足瀆清聽惟泛言風會以申今日無已之情可乎雖然大夫於天下事見之早矣卽有言曾出大夫之衡帶聊以薦此爵耳士大夫

抱所蘊以立朝其品格有二上者靖共爾位惟正直是與其次未嘗不正直而猶委曲以避時嫌要之不失其正也然正直之過則激委曲之過則隨激則不惟人主不能容而大臣亦在所不與隨則容悅而已何所不至以大夫之不激不隨三年於茲政平化行上之當道無不金玉而下之市井草莽無不安常樂業謳歌其來之晚而惟恐其去也以此立朝其遠大何待於蔡顧方今時事之要何在東北小醜匪茹癘疥之疾自古所有遣將練兵輯之而已況以聖

天子之英明何足多恙卽或英明之過一時有非左右所能測者陳善守和二三邇臣任之矣古今所患者士風卑陋而知人不明士風卑則競進知人不明則漫授而進退無章天下事無可爲者以今世道之清明必所不至而山中聞見淺薄聊以大夫之行卜之而大夫茲行有識者已爲仕路慶夫復何疑不佞結髮志四方而進多齟齬退不爲閭里所許前此邑大夫且有以異物視之者獨荷大夫知儀簡而不以爲野言直而不以爲狂子姓皆豚犬而造就多方不以不才棄之也一日旌節過里命小僕飭刺候之僕曰視所作爲似非責人以苛禮者予笑而已之是大夫之明白簡易雖稚僕能知之而不佞之疎陋視其僕亦有可見然則大夫所取於不佞豈以世情而不佞所望於大夫者尋常而已哉遂次其說以進從者

寢語序

寢語者從兄舜傳晚年雜詩也兄自題如此然而語實非寢也君子曰似孟東野嗟夫千金之子求一言

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卽庭言寢也而么麼者傳其說
貞孤之子兢兢於義卽寢言真也而夸毗者以爲暗
此兄之所以自列於寢也而不佞序之亦寢也

枝指集序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所謂文以明經也文莫過於經
經明而文無以加矣故童而習之者白首鮮窮其奧
非文之難明經之難也先輩之文似朴而經未嘗不
明爰至於今鬱然茂矣而經反有不明者則起於一
二係籀聖賢者厭薄六經而膾炙子史甚至以朱子

章句爲可刪無惑乎後生小子執弓挾矢而莫知正
鵠之所在也不才謝事以來時爲諸小子改課固不
敢不趨夫時而要以守傳明經爲主適一舊知來顧
爲理其稿之存者幾五百篇爲集嗚呼今之制義魚
兔之筌蹄耳旣罷魚兔寧復有顧筌蹄者而妍媸無
定朝所金玉暮已瓦礫卽有可觀存之寧足覆瓿而
況以老婦棚衫明經尤非其事抑人有枝指者或謂
吾能爲汝去之其人曰獨非吾之骨肉耶然則此亦
吾之枝指耳因以命其集而附於諸藁之末亦曰萬

一樓餘藁

代奕集序

鐘山主人好爲舉子文老猶不輟上自賢士大夫下至粗知章句者笑之外自親友內至妻子臧獲亦笑之歲癸巳冬集而題曰枝指因誓曰真壯夫所不爲者何足事也已亦笑而罷之曾不月餘又復技癢每成一篇輒怡然自得憂喜俱忘或曰癖哉能無疲乎或曰鄙哉不時何多此也主人曰癖之者愛我然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鄙之者知我然我亦能鄙人我獨

不知人乎世之謝事者我知之上者以酒佐吟次者以酒佐奕我性不能飲吟旣無與唱和奕且無對局者日得憑几抽卷諸孫呈課按技而與之較勝似亦一樂以此代吾奕也不亦可乎雖然日習日熟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良有若昔人所云而本非陽春白雪和者亦寡卽時髦之奪標擅場與夫係藉聖賢者莫不探其堂奧則不惟忘其爲大樹抑忘已之爲蟬蛸而撼之明知賈胡掩口弗顧也因復集而題之曰代奕嗟夫奕能勝人人亦能勝我有能爲我懸之咸陽

市中勝負必有可言者然而非我之中局也

待雲集序

作舉業文非我分也而老年無事以課兒輩討論日精不敢謂前無古人而來者恐不能易矣顧國家養士日久文至今日蔚然無復可加而不入其室者茫然莫知所向真屬雜進有司且不能辨後生者見其然寶砥硤而棄荆璞兼以不佞平日無所徵驗而奔走曠廢爲日已久每一篇出人不及覽而先以老婦綳衫目之矣兒輩何知一傳衆咻謂昔之人罔聞

知自古而然因題其集曰一傳良慨之也夫人之不能知我不見而以形槩之也或見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私意於其間也若我子孫則朝夕涵濡卽頑鈍宜其不無一隙之明而終然習俗舍規矩以求方圓而卒不免於苦窳因嘆人之資性有定卽舉業若一藝而聖賢大道國家大用所係有不可誣者欲執之以求正於四方而身旣隱且老矣遂卷而藏之而更題曰待雲世有子雲然後能知子雲之玄天下不厭我則子孫必有作者是集固在也所慮不肖子孫且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取以覆瓿則雖有作者亦將吠聲而反脣之嗟夫丈夫不能大造於天下已矣而偶一得復不能私之子孫而猶望之後也亦可哂矣

邑大夫毅軒陳公榮遷序

公之蒞我暨也不朞年而遷崇老生問禮曰此黎民之所懼也豈所謂非常之原與夫 國家以名進士蒞邑重在久任而間或中轉者二邑浮於才則轉而簡才浮於邑則轉而繁茲轉也褒章特薦其繁且榮所不待贅而公之才雄渾博大於暨固不假出其緒

餘然崇雖名邑其巖劇不右於暨而暨且以開鑛議免入計或者謂暨劇而偏崇當孔道 廟堂重公欲

令憑軾聯驢者得覩圭璧輝光則古聞爲地擇官不聞爲官擇地卽上爲公計下爲崇計獨不爲暨計乎而使我山澗蒼黔奔走不暇此其意良有不可解者且公之蒞我暨也秉廉持正禮士愛民諸所剔蠹興新井井方起而尤於鑛務加意群小茹氣不敢動乃無故奪之去始聞議邑人奔走呼號而不才謂事所必無熙如也今則欲呼號而已無地矣不才自還山

以來名尹之徙他邑者一自他邑來徙者二當道固以傳舍視暨其間所以然之故皆有可言而於公獨不可知不可知故意其爲非常之原夫非常之原必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用始足臻厥成天下事 朝廷腹心郡邑手足也今中外臣民所慮者腹心愚謂腹心固所當慮卽有非常之才不容越俎然腹心卽睿智百出非手足不運若公之碩大以治暨者治崇所益詎爲淺鮮顧奪此予彼暨民已自怏怏矧其他豈盡沾江海之潤而謂天下事遽重於此哉以是知

廟堂以非常處公意必不在一邑公以非常自處一邑曾足發其中肩旦夕且偉然腹心方勞神思耳所謂使天下偃如者公固養之素乎夫 國家盈成之後紀綱風俗無內外大小其末流不無少異才不在華藻而在渾樸用不在奔騰而在砥柱公固侃侃自負矣供帳在郊無以拜爵因念公所覆育朽邁者種種破格卽疊疊人且目爲私惠非所宜言惟 廟堂以非常處公則公所以自處於非常者固不啻慰暨人之望而暨人望之尤切遂不諱其鄙謏如此云

送鄧泰宇先生知建德序

先生以英敏洪蘊署我暨教事蓋前曾署常山教此爲再借不特車輕而道且熟宜其結騎卽有聲聘典文衡尤稱得人今秋方整裝上南宮而觀風使者以最薦銓曹議合遂遷尹建德同寅二博士徵言爲贈予自分非仁者而辱先生愛兼有槩於世風也能無舜竊惟孔子志從先進人人能言之而至其行事則不覺自背豈風會之流賢者亦不能免蓋自予有知識以逮於今而有不可盡述者卽以尹職評之前輩

風猷凜凜士民雖親之若父母而仰之若神明豈特下重其上上亦自重也而數十年來頓改其舊夫尹與士以勵德行訓道藝爲本非此二者鮮得被其容接而邇者不問時類皆得執簡入幕一遇吉晨包綵塞門而齊民之有力者亦如之卽未必盡餌其實而業有其跡一旦校課辦理莫不以此覲倖而人亦以此譁議於旁甚至養交攘惠視門第之崇卑而胥吏亦得濫恩有故驅之騰譽滿任藉以尸祝苟可立名飾實者攘臂不顧夫士民與我分本懸絕故好惡不

偏而措理公平本以我治民非以民奉我故舉動光明而人心厭服顧乃略堂階而藉以濟我之私豈不自謂平易近民籠絡得計而士民之黠滑者亦乘此縱肆自私其不然者反以忤時獲咎前輩風猷幾不可振夫前輩風猷豈必盡然要多不失其正今時豈盡風靡而矯矯特立直追古人者指自不可多屈先生膺新命以蒞大邑其將諧時以希世乎抑將慨時俗之不競而直追古人以砥柱風會乎先生不以不才爲鄙平時議論多不期而合茲所稱述皆素所啣

杯酒相與扼腕而不敢言者故知先生必能以先進之雅道自持且建德嚴之上邑其民貧其俗儉而當孔道邑附府則多顧忌民貧儉則恥繁縟而當孔道則聲望易起先生率以前輩之風猷而更慎其舉措斯民能不欣欣向方他日考治行者咸嘖嘖稱願於先生則遠大之功名方自此起凡沐先生之愛者不各與有榮乎夫先生所以教暨者其井井士林沃之憲使薦之銓部誌之昭昭矣不敢復贅惟所以蒞新邑者其施爲緩急不敢遙度而風猷之當慎以近有

所槩也不揣固陋僭爲道之而亦欲以風世云

蠟屐編序

人之言曰經義敲門磚耳重門洞開而握之如金玉不惟人以爲嗤已亦知其不可而每就一篇欣然自得甚且手舞足蹈什襲而珍藏也其去燕之愚人能幾何哉顧國家以此取士士以此自獻以千百年後之筆舌代千百年前聖賢之口吻而發其精蘊似亦有不可盡以弟子業輕視之者昔阮孚好蠟屐祖約好財人有詣之者約屏障色沮而孚神閒意暢人

孰無癖吾以是爲孚也癖則癖矣不猶賢於約乎況今之爲經義者逞其英傑去先進甚遠而尤可憂者離宋儒章句自爲一說而今且有并經文離之者邪說興則暴行作非挽而之正世道何賴故今所癖雖不束縛於繩墨實無一字不取法於先進以求合聖賢之本旨故嘗爲之說曰文在當不在新當則新在實不在華實則華在正不在奇正則奇曰當曰實曰正正謂其合聖賢之本旨而不爲詭異所艷云爾卽壯夫不爲者而世道人心於是焉係使世之君子能

萬一樓集 卷三十九
不以敲門磚見誚則迴瀾轉轍不無小補顧中人以
下不可語上 朝廷功令且視爲文具么麼何爲聊
以遂吾之癖則可耳因聚一編題曰蠟屐嗟嗟人生
消得幾兩屐吾樂此固不爲疲安得氣味相投者相
與共著以登山而時遇得意拍手大笑不覺其齒之
折哉是編也起萬曆丁酉孟夏止戊戌孟秋至仲月
朔日編而序之萬一樓居士識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

終

